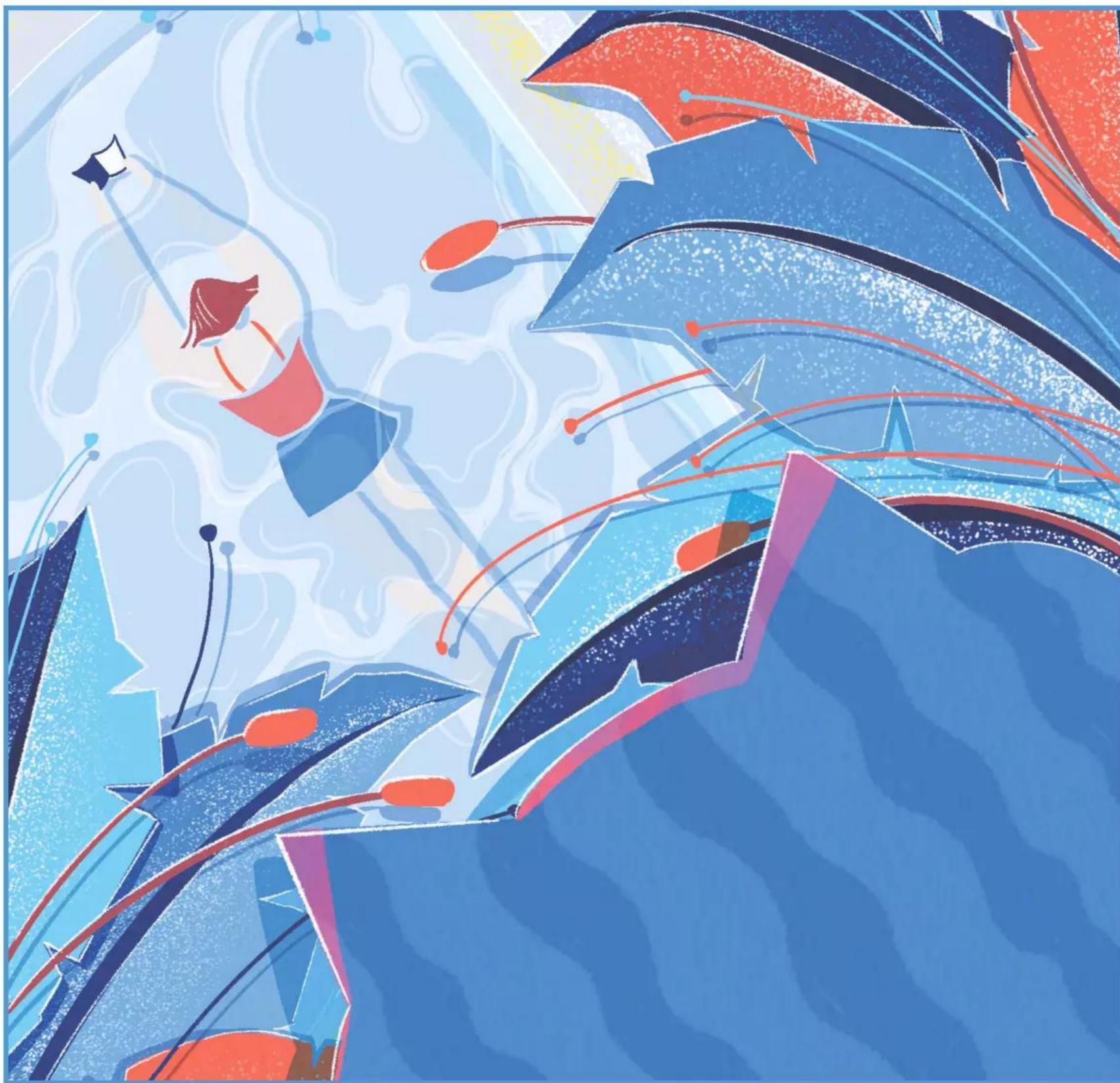


# 读者®

## 原创版

DUZHEYUANCHUANGBAN



ISSN 1673-3274

CN 62-1190/Z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2022/04

邮发代号：28-221/四月上/总第234期

# 书香陇原

自2014年开始  
“全民阅读”连续九年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读者出版集团时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焉！”

# 共同构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地球家园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以绿色转型为驱动  
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以国际法为基础  
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2022年4月23日  
是第27个“世界读书日”



善读者，言之有文，行之甚远。

广告

# 破季订阅

世界宏大  
我们用纸页的温度  
记录每一份平凡感动  
每一份心动的美好  
留存温柔、欢笑、泪水和失去

欢迎订阅



年

## 《读者》（原创版）杂志

杂志订阅方式

邮政订阅方式：

1. 前往离您最近的邮局，或拨打11185转人工服务，告知工作人员杂志邮发代号 28-221；
2. 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http://b-k.11185.cn>）订阅杂志；
3. 扫描邮政订阅二维码订阅杂志。



邮政订阅

读者官方订阅平台



天猫购买



有赞购买

| 洞 | 察 | 人 | 性 | 幽 | 微 | | 体 | 验 | 世 | 间 | 辽 | 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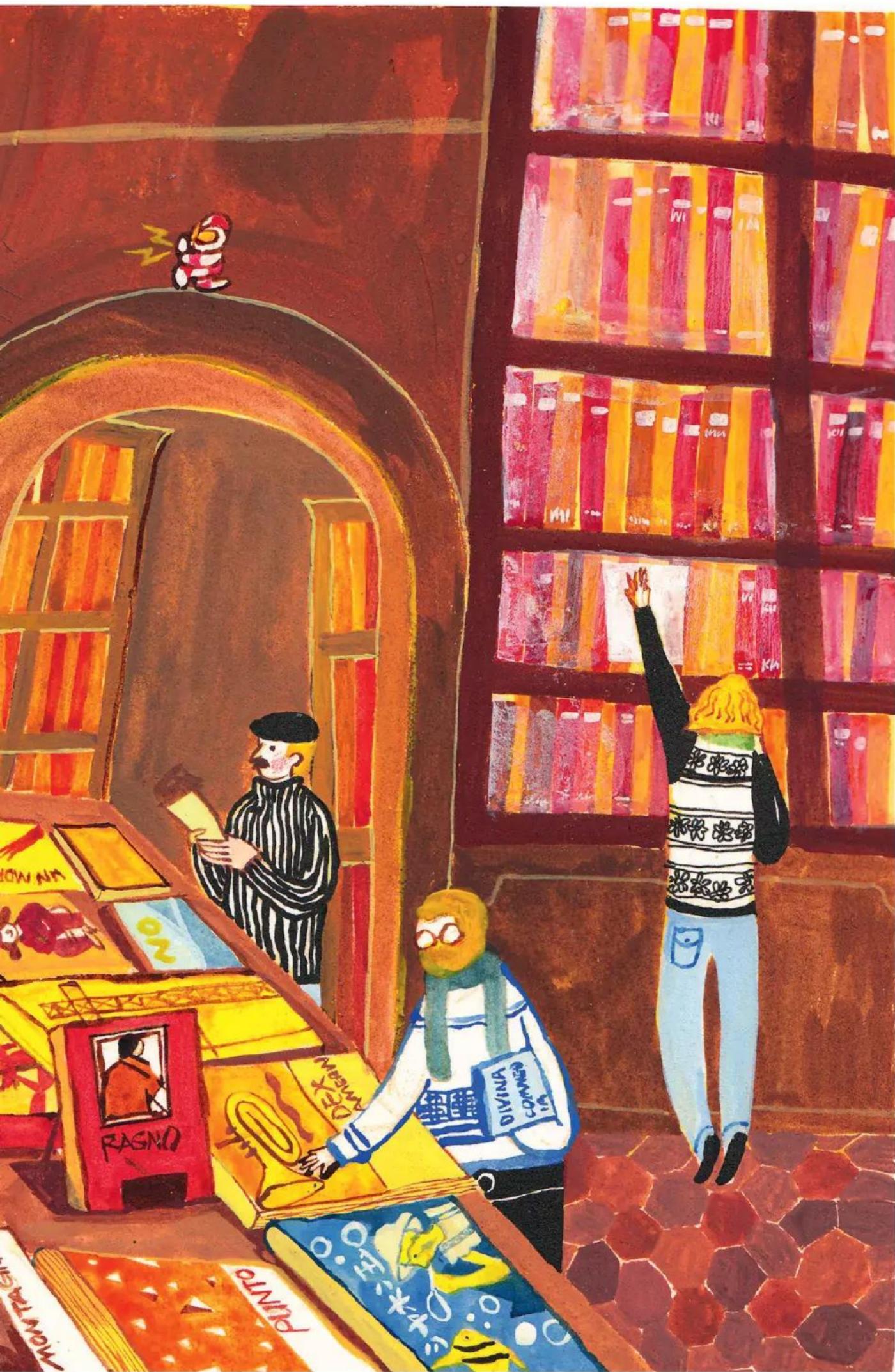


2022

4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三月	2 初二	3 初三
4 初四	5 清明	6 初六	7 初七	8 初八	9 初九	10 初十
11 十一	12 十二	13 十三	14 十四	15 十五	16 十六	17 十七
18 十八	19 十九	20 谷雨	21 廿一	22 廿二	23 廿三	24 廿四
25 廿五	26 廿六	27 廿七	28 廿八	29 廿九	30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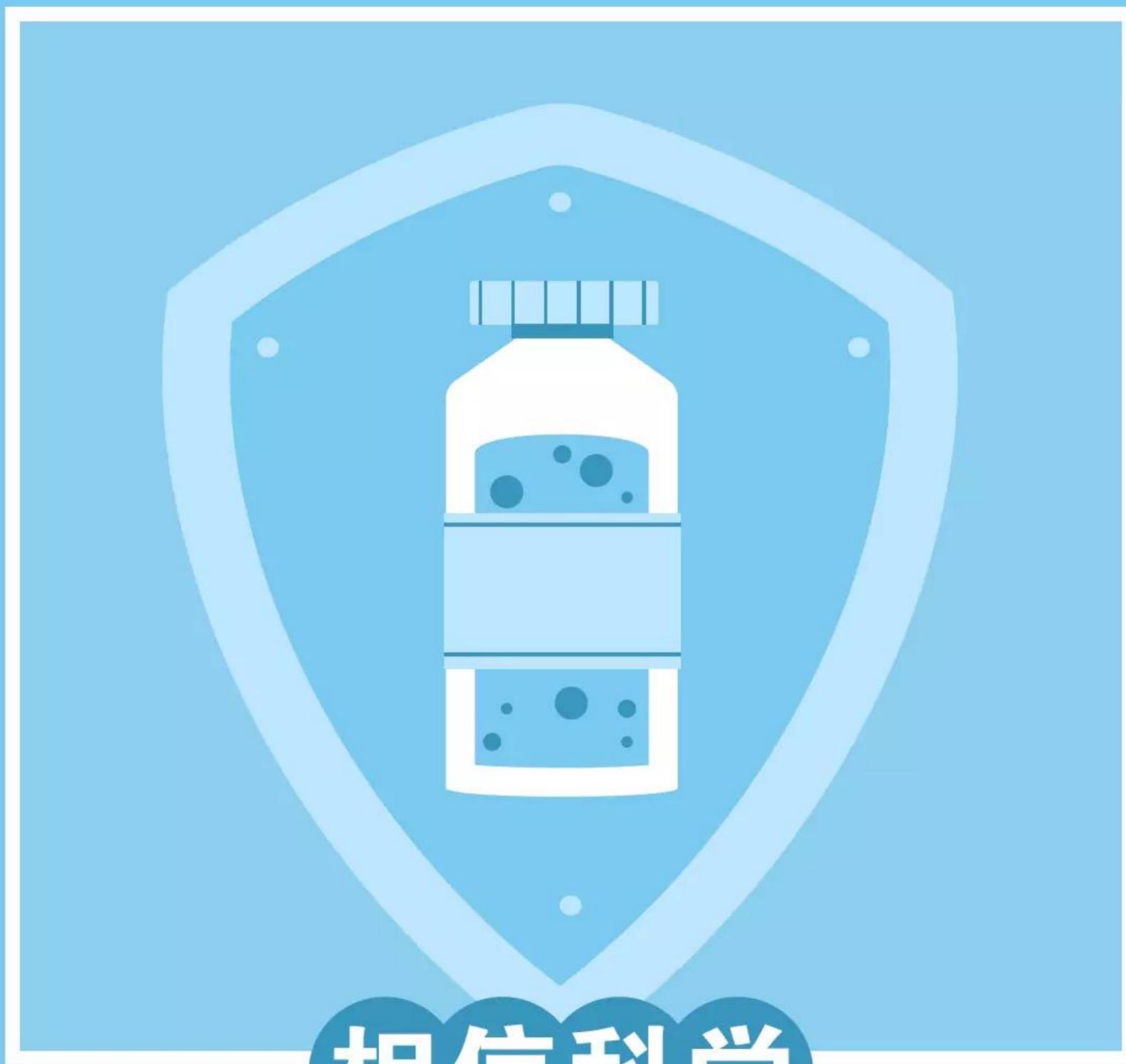
《读者》(原创版)和你一起  
度过2022年的第四个月



## 博洛尼亚的书店

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市中心一个半径只有1.5公里的区域里，隐藏着大大小小20多家书店，以及30多个博物馆和美术馆。博洛尼亚虽然小，但在这个世界知名插画师、作家和漫画家的聚集地，也许坐在对面吃饭的那个陌生人就是某个你崇拜的偶像。

图 | 须臾  
全职插画师、作家。研究生毕业于博洛尼亚美术学院漫画系。2020年成立须臾工作室。



**相信科学**

**接种疫苗**

**战胜新冠**

## 亲自上场的人生

2022年年初，因为西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我被迫拥有了一段宅家时光。居家工作之余，百无聊赖的我迷上了刷短视频。我发现有许多影片解读，花三五分钟就能“通览”一部时长两三个小时的电影，既节约时间又满足了好奇心。

朋友亚辰是电影爱好者，他对我“沉迷”3分钟电影解读的行为嗤之以鼻：“每一部电影都是创作团队的心血与汗水。那些剪辑出来的短视频利用素材二次创作，很难保持客观。这样不仅是对原作的亵渎，也很容易误导受众。”

亚辰的话让我想起念书的时候，每次写论文，导师总是三番五次强调“参考文献一定要看作者的原著，不要看二手资料”。那时不懂其中深意，还觉得是导师故意为难人——明明原著都晦涩艰深，不如其他作者的解读或提炼来得直白。后来才意识到，那时自己怠惰又自恃有点小聪明，以为“应付”一篇论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照搬别人的经验；但其实真正读懂了古今中外大家们历久弥新的思想，并从中体悟、筛选出对自己有价值的养料，才是对知识的敬畏，才是真正在“写”论文。



在互联网语境下，人们的表达日渐趋同：买化妆品，先在网  
上找美妆达人的试色报告；出门  
旅游，逃不过去网红景点扎堆的  
命运；就连高考填志愿，首先考  
虑的也不是“喜欢”或“适合”，  
而是“热门专业好就业”……**时  
代飞速发展，看似每个人都在呼  
唤“个性”“自我”，实则又时刻  
模仿着他人，对照着范本去生  
活。**

当我们不知不觉陷入“二手人生”，难免因“便捷”“简易”的诱惑而放弃了许多可能性。好不容易来这世间走一遭，为什么不去成为自己，按照自己内心的需求与愿望活着呢？很多事情，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能明白某些道听途说的刻板印象是多么不靠谱。

去年夏天，连续带了4届毕业班的我，第一次“迫不得已”参与了中考阅卷。原先以为为期一

周的半封闭式阅卷工作无比辛苦，光是在电脑前坐一天就腰酸背痛，更别说还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了。

当我硬着头皮亲自参与后，才发现阅卷并没有预想中那般狼狈，反而收获满满：我所负责的题组批阅效率很高，大家齐心协力，只用5天便完成了任务。不仅如此，我还认识了一众友善靠谱的同行人，吃到了传说中本市最赞的大学食堂……如果不参加这次中考阅卷，我可能永远被“危言耸听”束缚着，也不会拥有那一段独特而丰富的记忆。

当然，也不必妖魔化“二手人生”，因为“借鉴”或“吸收”的本质，并不等同于盲从；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思考，广阔天地总会被我们翻新改造，活出别样的“沉浸式生活”。

感兴趣的书、电影、美食和美景，尽量抽时间细细品味，深入其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滋养；感兴趣的人，慢慢去靠近，不刻意掌控进度或索要答案，而是珍惜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

人生永远不缺可贵的瞬间。无论好与坏，尽量亲自上场，才算不算白活一场。💎

文 | 谢鹤醒

# 读者原创版

2022年4月上 总第234期 本期4月1日出版 旬刊

ISSN 1673 - 3274  
CN 62 - 1190 / Z  
国内邮发代号: 28 - 221

主管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 刘永升

期刊出版中心  
总经理 | 总编辑 王铁军  
副总经理 | 副总编辑 王飞 郭佳美

编辑出版 《读者》(原创版)编辑部  
主编 刘燕  
责任编辑 高原  
编辑 李东涛 王旭升 马体娟 崔娟  
祁培尧 章艺馨 杨静

美术编辑 于沁玉  
制版 万洁  
电话 (0931)8773388  
通讯(投稿)地址 (730030)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信箱 [duzheyc@duzhe.cn](mailto:duzheyc@duzhe.cn)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新闻出版大厦16楼

品牌运营部 总监 高原  
编辑 许国斌 蒋政 章艺馨  
电话 (0931)8483965 8484486 8484657  
营销部 总监 王旭东  
发行经理 牟瑞新 袁枫 冯璐 李磊  
电话传真 (0931)8773275 8773201 8484797  
综合部 主任 钱茹  
电话 (0931)8486271

本刊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电话 (0931)4524528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科创东二街3号院3号楼1至2层101  
电话 (010)59011254 59011234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调换。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版权声明  
本刊刊载的所有内容,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杂志购买



官方微信



官方微店



官方京东



官方天猫

本刊内文使用图片,除有注明,均由视觉中国供图  
定价: 10.00 元

## 目录

### — 开卷

05 | 亲自上场的人生 谢鹤醒

### — 特别报道

20 | 西京异人志 本刊编辑部

21 | 扇子哥 蟠桃叔

24 | 陈花脸 蟠桃叔



### — 城南旧事

14 | 邂逅迪斯科的那个黄昏 曾颖

30 | 食春记 李娟

56 | 栗子炒鸡 事已至此

### — 人在旅途

52 | 人生如米糕 索文

60 | 张嘉佳:普通人自救指南 陈敏

### — 心的对话

10 | 梦里见 帐不戒

18 | 摄像头里的父母 明前茶



### — 笔端流云

16 | 再小不过 孙君飞

32 | 海棠依旧 许冬林

55 | 夜明 陈志宏

68 | 不旧 朱成玉

### — 无关风月

27 | 时间琉璃 樊北溟

31 | 每一天都值得祝贺 小梅尼卡

64 | 大舅和鸽子 普通肉饼



## — 百家杂谈

28 | 马利筋与金斑蝶

陈创彬

34 | 一排猕猴桃

高东生

58 | 平民春鲜第一鱼

王伟

## — 专栏

36 漫绘敦煌 | 古代敦煌人吃什么 王琳 鱼自于

40 隐秘青春 | 河堤上的武术队 七焱

44 咖啡拾光 | 晨曦的36岁 童铃

48 管理一生 | 如何一年读100本书 林特特

50 四时佳兴 | 痒 南在南方

72 独门秘籍 | 还未点燃的灯 叶倾城

## 文化瞭望

08 | 最话题

39 | 绘本

17 | 思想碎片

70 | 书房

38 | 笑场

71 | 光影流音

封面 \ 书海畅游 \ 视觉中国 供图



## 征稿启事

1. 未曾在纸质媒介公开发表过。

2. 题材、体裁不限，风格不拘。文笔简练，短小精悍。鼓励新人新作。投稿时请附作者简介。

3. 一经选用，杂志出版后即付稿酬和样刊。本刊稿酬为每千字300元~600元。

4. 投稿方式：邮寄：(730030)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信箱：duszheyc@duszhe.cn

5. 不退稿，请自留底稿。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者可自行处理。请注明详细联系方式(电话、地址等)，以便及时取得联系。

## 声明

1. 本刊来稿要求首发，切勿一稿多投。向本刊投稿者，应当保证作品著作权的完整性、合法性，作品及内容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2. 因条件所限，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若稿件投到本刊超过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来稿如被采用，除非另有约定，将会被发表在包括但不限于本刊、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

3. 本刊在采用稿件后支付的稿费，除非另有约定，已包括稿件今后发表在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的稿费。稿件在本刊发表之后，除非另有约定，作者即已授权给本刊处理转载事宜。凡以转载、转摘、复制、翻译等方式使用该作品者，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必须征得本刊同意，并在使用时注明转或摘自本刊和注明作者姓名，且须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将追究其侵权责任。

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上述条款。

# 我的 童年时光

TOPIC



本月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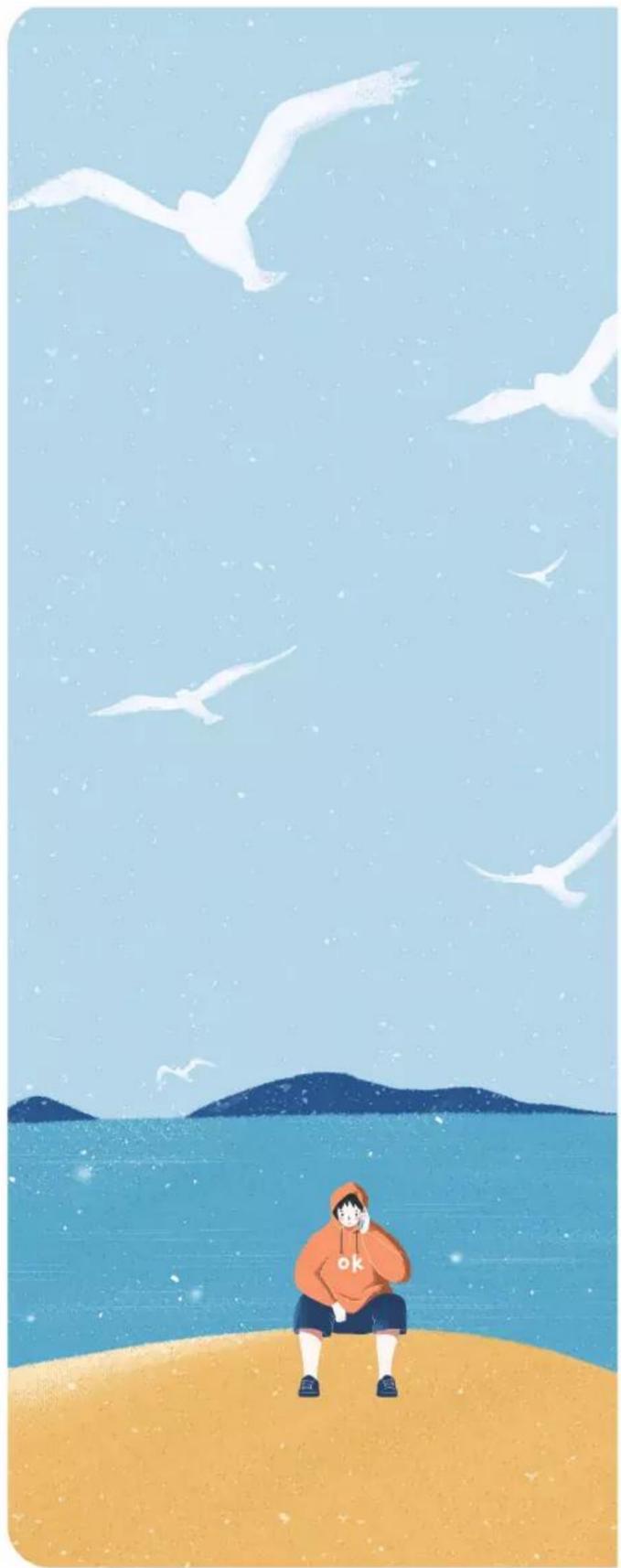
**罗小猫：**我的童年仿佛是由无数个慢悠悠的下午组成的。我家住在小镇上，开门见山，家家都有大园子，园子里种着蔬菜、瓜果。我家园子里种了很多果树，有山楂树、苹果树、樱桃树、李子树，最多的是葡萄藤。夏末秋初，是园子的最好时节。经过一夏，葡萄疯长出一架茂密恣意的藤条来，爬到房檐上，盖住了半个院子。我在葡萄架下放个圆桌，就着单田芳的评书，呆看天上的云彩；或支着耳朵倾听园子里的虫鸣鸟叫；或低头细品手中的闲书，偶尔捉弄一下绿叶间的小虫……和煦的阳光从挤挤挨挨的叶片缝隙间洒下来，斑斑点点，细细碎碎。无数个下午，我都是这么度过的。

**王静：**一幢不起眼的两层青砖砌筑的宿舍楼是我童年时的栖身之所。它的斜对面就是母亲单位的大院，大院内的篮球场是我们嬉戏玩闹的主阵地。葡萄架上结出的葡萄一饱满成熟就被我们洗劫一空。每晚去办公楼4楼的办公室看电视，是我最爱的时光。那时电视机是稀罕物。我们有模有样地学着《霍元甲》中的迷踪拳，幻想着成为《八仙过海》里自己喜欢的那个神仙。生活虽然清苦，我们却快乐得没心没肺，精神上的富足愉悦是无价的。

**Stars：**10岁以前，我住在菜市场后院里。菜市场后院是一整排平房，摊贩们举家住在那里。自然，邻家的小孩也都熟络。过年了，来买菜的人少。晚饭后，大人们在院子里架个火炉，上面摆一根树桩子，就开始烤火了。孩子们围着火炉，时不时丢几个红薯进去烤，烤好后，大人们会用火钳夹出来，招呼小孩子们来吃。那时的冬天很冷，那时的烤红薯很甜。

**吴晨嘉：**小时候，我生活的大院里种着芋头。满山坡的芽，小伞似的叶，孩子们见了新奇，便使出吃奶的劲儿拔，却免不了栽跟头，弄得身上全是泥。看着被弄坏的芋头苗，我们这帮“罪人”心有愧疚，郑重其事地挖了个坑，将拔出来的芋头好生安葬，还堆了

将你对下期话题的回应（不超过150字，附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到 [ychuati@duzhe.cn](mailto:ychuati@duzhe.cn)，  
一经刊发，即支付稿酬50元。



# 最话题

个小土丘，立了个牌子，写上“芋头之墓”，为方便下次祭拜，又折了几根叶子插上……

**凌菲：**童年时，我住在和爸妈单位相隔一条窄巷的医院家属院。万籁俱寂的深夜，经常会被急促的敲门声叫醒，这也是童年时的我们最熟悉的声音——电话没普及的年代，每一声回应既是一份责任，又是一个希望。这个院子里长大的孩子，都有光着脚在医院走廊哭喊着寻找爸妈的经历，这是属于我们医生子女的独家记忆。

**老歌：**我的童年是在一所学校的家属楼里度过的。一般晚上6点吃完晚饭，家长们就把我们赶到楼下办公室做作业。8点左右，我们做完作业就去操场上追逐或玩捉迷藏。家长们就一起看黑白电视。如果恰逢播出《霍元甲》，我们也会看。或许是子承父业吧，我们这群孩子长大后，很多都当了老师，我也成了一名幼儿教师。

**羊羽：**我在农村度过的那个暑假，每天下午的固定活动是抓笋子虫。伴随着村里那片竹林而生的笋子虫，在火上一烤便外焦里嫩，是乡下孩子们偏爱的零嘴。每逢好天气，我们3个好朋友就拿着塑料瓶、小镊子、旧手套和一个打火机，顶着烈日走二里路去竹林里寻笋子虫。有时候我们只能找到一只，便把它养在瓶子里，等着凑齐3个再一起吃——好兄弟就应该有福同享。

**稻壳儿：**我的童年是在单位大院度过的。每天从学校回来，我总要先在楼下和院子里一同放学归来的小伙伴们玩上好一阵子。兴起时，便跟着大家走东串西，碰上谁家做好了饭，我们有时也会毫不客气地吃起

来，害得妈妈们在院子里挨家挨户地寻找，回家后自然免不了挨一顿训斥。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觉得快乐无比。一晃20年过去了，小伙伴们有的已为人父母，有的还在外漂泊打拼。每每想起这些小伙伴和那回不去的童年时光，我的心中便充满温情与感激。◇

## 下期预告

“生活”这个词语犹如浩瀚宇宙一般包罗万象，无边无际。但无论是“生活在别处”，或是“生活的价值在于创造”，对于我们来说，它总需要一些具体之事才能描述得清。他人之口，自己的心，我们皆能听到大生活中的小故事。2022年第5期最话题：对于“生活”的最好讲述。2022年4月5日截稿。

作家卡夫卡说：“所有知识、一切的问题和答案，全都包括在狗身上。”漫长历史上，人类不断认识新的动物，探究它们，向存在于地球上更久的它们学习如何生存。奇妙的动物们无私地展示着独属于它们的智慧。2022年第6期最话题：与动物的一次奇妙相遇。2022年5月5日截稿。

# 梦里见

文 | 帐不戒

—

我已经很久没有梦见外公了。小的时候，害怕做梦，怕梦里的那些诡异画面；人到中年后，反而希望多做梦，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人生就是如此颠倒。

记忆里，外公长得高高瘦瘦，颧骨突出，一双眼睛又黑又大，双眼皮的褶皱深深地刻在眼窝里，虽然那时他已经50多岁，但脸上依然残留着美男子的风采。



外公总是穿着衬衣、长裤，从不穿汗衫、短裤，右手的手腕上戴着一块银色的梅花手表，乍一看，文质彬彬，像个教书先生。他虽然穿得讲究，但衣服也就那么几件，还都是蓝色的。下田劳作时，他就把裤管和衬衣袖子卷起来，露出精瘦的手臂和小腿；劳作结束后，他捧起沟渠里的清水把皮肤上的污泥洗干净，再放下袖子和裤管。外公爱干净是出了名的。家里脸盆架上只有两把牙刷，一把是我的，一把是他的。外婆是从不用牙刷的，一是因为不会用，二是出于对新事物的恐惧——村里其他老人也不刷牙。家里也只有我和外公一人用两条毛巾，其他人都是一条毛巾从头擦到脚。这种城里人讲卫生的时髦做派，是外公从武汉带回来的。外公床前的案几上，常年摆着一只军绿色的旧箱子——箱子这种东西，在农村是很少能看到的。那个箱子就放在窗子下面，十分显眼。我经常去翻那只箱子，以为里面藏着什么宝贝，但里面除了外公的几件衣服，什么也没有。那只箱子，也是他从武汉带回来的。

在村里，外公是个格格不入的人。他务农几十年，仍然挑不动草垛，双抢时还不如母亲挑得多；他胆子小，因为怕蛇，连黄鳝都不敢抓；他还特别怕死，总是

念叨“我爹只活了57岁，我今年都56岁了”，害怕自己像外曾祖父一样短命；在讲究延续香火的时代，外公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曾被外村的人辱骂“半边孤老”。

他实实在在不算是被乡村认可的“男子汉”，但这并不妨碍外公人缘好。我家门口有个堰塘，周围人家淘米、洗菜、喂牛，都会来我家的堰塘。那些爷爷、伯伯从门口经过时，总会停下来，喊一声，外公就走出来，立在高高的青石台阶上，和来者寒暄。有时候聊得兴起，好几个人聚在门前，一直聊到天色发黑，直到各家喊“吃晚饭了”，大家才会散开。

夏夜，大家摇着蒲扇在门前纳凉时，外公会给大家讲古。从《封神榜》《西游记》到《镜花缘》，外公都能倒背如流，像说书人一样抑扬顿挫地把故事讲出来。在一群文盲老头儿中间，外公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不仅老人和小孩爱听他讲古，就连村里的年轻人也都围过来听。一到外公讲古的时间，大家就把椅子拖到我家稻场上，一边聊天一边等待。外公不慌不忙地洗完澡，将凉床搬到稻场中央，端起搪瓷茶缸，摇着蒲扇坐下来，才开始讲古。从前一天讲完的地方开始，讲起下一回的故事，讲到一半的

时候，他停下来，揭开茶缸盖子，喝一口酃茶。大家等不及，纷纷催促，他只好放下茶缸，清清嗓子继续讲。一个晚上，外公最多讲两回，说再讲伤嗓子。可是等我们散开后，他和大爷爷、三爷爷聊起新闻，兴奋时高声大嗓，倒是一点儿也不怕伤嗓子。

外公讲的故事里，我最喜欢听《西游记》，听到齐天大圣大闹天宫，把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就高兴；听到三打白骨精，孙猴子苦苦哀求唐僧不要赶他走就伤心。到了上床的时间还舍不得睡，摇着外公的手央求他继续讲。这时候外婆就会来催促，一边拉着我往屋里走，一边撇嘴。外婆嘴里骂外公讲的都是假事，她自己却对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的故事百听不厌。

## 二

我每天在山野之间乱跑，饿了就拔起田里的红薯和小萝卜充饥，渴了就在堰塘边用手舀水喝，孙猴子似的。饶是如此，在三四岁的时候，也能背些《唐诗三百首》里的诗，这自然是外公教的。张家是本地有名的大户，外公年幼的时候，他还是张家少爷，受过正经的私塾教育，《三字经》《千字文》还有唐诗宋词都是童子功，这些他学过的东西在半个世纪之后又以另一种形

态传授给我。可是在我刚记事时，家里除了日历是没有书的。他胆子太小了。

但外公终究喜欢看书。每个月他都会去赶集，老街的杂货铺里也租书，老板谢老是外公的朋友，外公总是去谢老那里下棋、看书。他把租来的武侠小说藏在被褥下面的稻草里，以为我找不到，但我每次都能找出来，对着窗户翻看里面的插图。外公租过梁羽生、柳残阳的书，都是纸张泛黄的平装本，每章都有插图，配的是白描的打斗场面：侠客们高高跃起，衣服的每条纹理都随着风的方向，仿佛下一刻，武器上迸溅的火花就要跳出书外。

在神仙和侠客的世界里，我先看到的是浪漫和潇洒，后知道的是规矩和道德，这使我养成了随心所欲的性子。学会写字之前，我就已经先学会画画，其实也没人教，就是自己拿着外公的毛笔，蘸上墨汁，在报纸上画各种小人，画侠客，画孙猴子，最后居然信心膨胀，在大门上画了个白娘子。那是个很丑的白娘子，占了半副门板，母亲训斥我胡闹，外公马上回护，说他的房子，我想画哪儿就画哪儿。母亲不满外公外婆对我的溺爱，说我没有女孩儿样，长大了是要吃亏的。外公却说，成材的树儿不用砍。

外公对我的纵容到了夸张的地步。冬天下大雪，起床太冷，

我不想去学前班，却因害怕老师，不敢不去。外公就把我驮在肩头，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往学校走；怕我冻着手，还专门用一个油漆小桶装上烧着的木炭，给我提着。

学前班毕业，我因为是下半年生的，报名时没满6岁，同学们都上小学一年级了，我却被留在学前班重读，心里羞耻，放学后一路哭着回家。从来不和别人讲好话的外公，跑到学校去和校长争辩，说另一个10月生的小孩也上一年级了，凭什么我孙女就不行。在外公的努力下，学校让步，第二天我就成了小学生。7岁后，我搬到镇上，外公知道我喜欢吃螺蛳，夏天天没亮就在堰塘的石板上摸螺蛳，摸满一桶，养两天去了泥腥味，再一粒一粒地把螺蛳肉挑出来，放在砂锅里和腊肉、咸菜同煮，做熟了

给我送过来。门前种的果树上果子一黄，外公就全部摘下来送到镇上给我，一颗都不给别人。他靠着两条腿，燕子衔食般，一点点把老屋里的好东西给我送过来，生怕我吃不到。

### 三

其实外公对我的溺爱，源于怜惜。村子里向来重男轻女，外公因为没儿子，年轻时不知受了多少讥讽。父亲也重男轻女，偏偏自己又入赘到了张家，偏偏我又是女孩。就是看出来父母对我的忽视，外公才加倍对我好，他的溺爱里，承载着三个人的重量啊！



村里的熟人们都是好人，可是好人的淳朴里也包含着自己都未发觉的恶意，经常有些熟面孔拉着我的手问：“灵儿，你为什么姓李不姓张啊？”或者怪笑着把我的姓念成“张”。我怕生，不敢说话，自己羞得哭。我本能地感到与众不同是一件危险的事，别人都是跟父姓，我要是不一样，多奇怪啊！可就算随父姓，我还是成了个异类。跟着父母搬到镇上后，和堂弟堂妹们一起玩耍时，我总是被支配、被嫌弃的那一个；大家一起出去淘气，挨打的却是我；别人放学了可以玩，我却要带弟弟。就算这样，在叔叔、姑姑们的嘴里，我依然是世界上最笨、最坏的小孩。一到放假，我就如归巢小鸟般跑回老屋。外公从来不问我为什么回来，也不问我父母对我好不好，更不问作业有没有做完。油黄的灯光下，外公喝酒，我吃花生米。

“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过自己的。”外公端着红色塑料小酒杯，一口抿完白酒，用筷子敲敲盘子，催我吃菜。

外公是从来不管别人怎么说的。他3岁丧母，10岁时外曾祖父败光家产，冬天没鞋穿，脚后跟冻得流脓。为了填饱肚子，他腊月里跟着外曾祖父藏在江边的芦苇荡里，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封锁下从对岸偷运黄豆。多的是人笑他落魄，但他还是长大

了。成年后因为有文化，被推荐到武钢工作，在那个年代成了工人，吃面包、看电影，前途无量，却因为外曾祖父的一封信，又回到村子里务农。

连我都惋惜他的选择，可是他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因为能写会算，外公成了公社的会计，随便写一笔，就能把工分加上。想认他做“干爹”的人一大堆，外公却从不徇私。后来那些巴结他的人发达了，外公只要去张张嘴，就能给母亲解决工作，但他没有那么做。大家都说外公太清高，外公却说儿孙自有儿孙福。那些笑声和闲言碎语一直围绕在外公身边，但外公永远不为所动。

#### 四

外公就这样安静地老去，从一个清隽的中年男性老成了一个牙齿掉光、天天戴着皮帽的老头儿。租书的谢老早已去世，武侠小说也已经没落。外公的飞蚊症更加严重，他不再看书，越来越沉默，总是盖着厚厚的褥子坐在太阳下打盹。我在外面上学、工作、成家，见到外公的时间越来越少。

最后一次见到外公，是2017年，他全身的器官都已经衰竭，身上瘦得只剩下一张皮，脸上黑洞洞的只看得见眼睛和嘴。因为卧床，他生了褥疮，我知道

后，买了几盒水胶体褥疮贴寄回去，电话里指导母亲给他换药。他的褥疮好转后，就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半夜疼痛时，撕心裂肺地喊我的名字，要我救他。他因为脑萎缩，已经痴呆，性格更是变得暴躁，可还是认得我，再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现在看着很吓人吧？”接着催我把孩子抱出去，说别吓着孩子。隔了那么远的时光，外公失去了外貌，失去了健康，甚至连理智也被剥夺。他发狂时的呻吟和叫骂让我害怕，而眼睁睁看着他死这件事又是这样充满罪恶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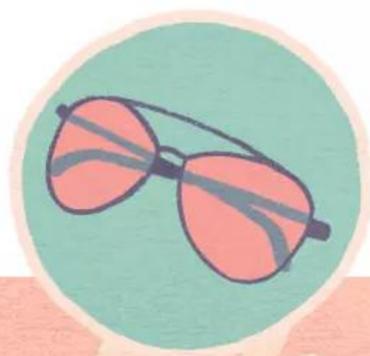
当我还在两种情绪之间挣扎时，外公走了。我甚至都不敢合上他的眼。“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外面叫人！”姑奶奶对我说，“你在他身边，他也看到了你的下一辈人，你外公走得安心咧！”帮忙洗澡穿衣服的人拥进房间，我被挤出来，很想哭，却又挤不出眼泪来，如同一个木偶跪在灵堂前，脑海里都是浮光掠影的碎片。

外公走了后，他那张干瘪失真的脸在我脑海里逐渐变淡。我梦里的他，都是50多岁的模样。他穿着蓝衬衣，坐在门前的稻场上，跷着二郎腿，手里端着茶缸，正在抑扬顿挫地教我背诗，而他背后的太阳，很亮，很暖。💎

图 | 橙子同学

# 邂逅迪斯科的那个黄昏

文 | 曾颖



五姐是我们外西街的时尚担当。我这辈子见过的第一支口红、第一副蛤蟆镜、第一条牛仔裤和第一台录音机，都是她从那里看到的。

五姐只比我们大几岁，因此，她身上散发着我们能够理解并认同的美。这种美，一半来自她姣好的容貌和苗条的身材，一半来自她永远能拿出令我们耳目一新的玩意儿。这些东西，像原本就是为她设计，或者说天然就是为她而生的，就连最有挑战性和杀伤力的闪光萝卜裤和蝙蝠衫，穿在她身上都一派浑然天成。

五姐赶上了好时候。当年只有八九岁的我，当然不知道改革开放代表了什么，只觉得那些广播里天天念着的词很宏大，至于这些词会如何深远地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命运，当时的我根本无从知晓。时隔多年回想起来，我发现，五姐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支温度计，将原本并不十分明显的变

化直观地表现出来。虽然她自己对即将来临的巨变茫然不知，但惊天的浪潮已从她身上的每一个小物件中悄然展现……

我永远记得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迪斯科的那个黄昏。尽管此前，牛仔裤、喇叭裤、蛤蟆镜与盒式录音机都给过我强烈的刺激，但相较于迪斯科给我的震撼，简直宛如蚂蚁与大象的差异。

这震撼，照例还是五姐带来的。

那天吃晚饭时，我像往常一样，躲过父亲的眼光，悄悄端着碗溜进小巷，跑到赵家的小院子里。刚进巷门，就听到一阵激烈、亢奋的音乐。这音乐与往常听到的完全不一样，节奏里有一股让人忍不住想往上蹦的感觉。这是我对这种音乐的第一印象，直到现在也没改变。

脚不由得加大了步幅，我手中的碗也兴奋得想往外蹿。

转角就到了赵家客厅，里面已经有三五个比我早到的小伙伴，大家围成一圈，在看中间的五姐跳舞。

五姐上身穿着一件嫩绿色高领毛衣，下身穿着崭新的牛仔裤。这条牛仔裤，紧致而合适地

贴在五姐修长的腿上，像她的又一层皮肤。这种凸显身体线条的裤子，完全颠覆了我们对裤子的印象。

牛仔裤与迪斯科是绝配，一如回锅肉与蒜苗，羊肉汤与锅盔，是一家人，才进一家门。而五姐身上的牛仔裤，与她跳的迪斯科，那真是绝配中的绝配。

舞步并不复杂，上前两步，左右送胯，退后两步，左右送胯，再配上腰与肩恰到好处的扭动和晃摆，以及手臂和纤巧的手指左右游动幻化出的花样，给人一种曼妙轻快的感觉。尤其是五姐跳舞时的表情，眼睛微闭，嘴角下垂，红唇鲜艳欲滴……

那是一种无限享受的感觉，令人心向往之。

小伙伴们也跃跃欲试，胆大点的跟在五姐背后跳起来。

可惜，他们没有牛仔裤，没有高领衫，没有修长的腿和柔软的腰。一个个跳得像是喝醉了的木偶。

但看得出来，他们的兴奋和开心是真实的，这个舞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不管跳得好还是不好，都可以跳，跳得丑甚至还是一种特色。

五姐把新鲜的阳光带进我

们无趣的生活里。虽然老一辈的人们，特别是中年妇女们，对她嗤之以鼻，但对我们来说，这些讥讽没有任何杀伤力。

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喜欢迪斯科。我们的小伙伴中，德珍就不喜欢。她是学校舞蹈队的，经常参加县里的表演，虽然每一次都是十几个人一起跳，但她喜欢那种举手投足有规有矩的舞蹈，她更享受的是舞蹈队里的人都是每个班几十里挑一选出来的，每周三还要训练。而现在，这帮根本没资格跳舞的小家伙们，居然群魔乱舞一般扭屁股甩腰，还称之为跳舞，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她是唯一一个不参与五姐迪斯科团体的小伙伴。

但这并不影响迪斯科和牛仔裤以及更多的新鲜东西进入外西街。

转眼之间，几十年过去了。当初和五姐一起跳舞的那拨儿人，如今已成为广场舞的核心群体。看到她们在广场上扭动着腰肢时，我总能想起那个空气中散发着醇香的黄昏……

那时候的迪斯科和我们，都很年轻。◆

图 | 令山一只

# 再小·不过

文 | 孙君飞

一颗再小不过的星星也能看好夜空的大院子

天亮了，看不见的星星收起小脚丫

白云很干净，只准许白云在蓝天上踩来踩去

一朵再小不过的花也能绊住蝴蝶的六只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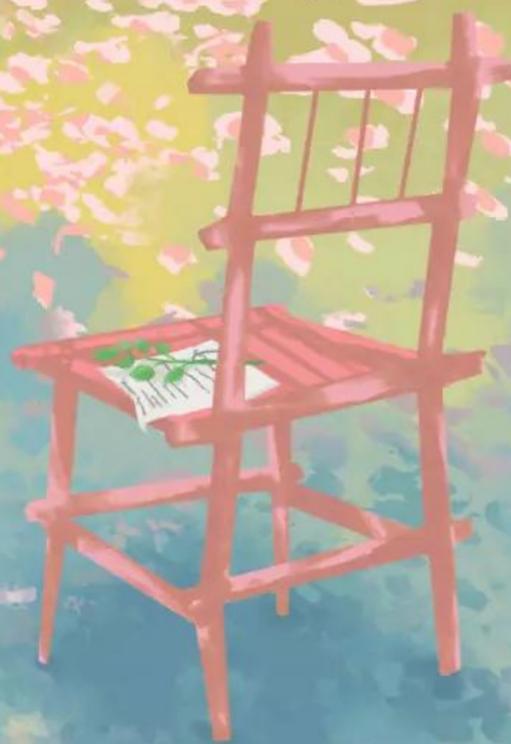
花谢了，看不见的蝴蝶还在想念花吗

雨水很温暖，好让花的种子提前两天萌芽

一个再小不过的雪人也能露出持久的微笑

春天来了，看不见的雪人忘记带走红鼻子和红帽子

大家很快乐，只有一个孩子知道怎么去还红帽子❖



# 思想 碎片

REMARKS



痛苦并没有高低之分——人们所受的折磨不应该被拿来比较，因为痛苦并不是一场比赛。

——《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

谁不爱美呢？在这个爱美的时代，焦虑无处不在。可是，审美的标准从来不是唯一的。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但要学会接纳并爱自己的所有。与素颜和解的背后，是与真实的自己和解。

——网友@StartForJoy讨论“与素颜和解”

无论是谁，都难免偶尔陷入或深或浅的抑郁之中，我也有过许多次这样的时刻。回想那些时候，真正有效的自救或许是以下这些：尽量出门，多晒太阳，一个人的时候看各种美食纪录片。你总会感知到：生活虽有高低，但它总是热气腾腾的。

——作家王欣

我们以各种方式与他人的苦难产生关联。所谓同情，就是“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我的感情”。我们不是为别人的父母子女而哭，而是透过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亲人。我们要祈福的，也不是不相干的陌生人，而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知交朋友。

——作家叶倾城谈“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

我既不羡慕“买得起”的人，也不羡慕“买不起也敢买”的人，我羡慕的是金钱的主人。真正的“金钱的主人”并不在于拥有多少金钱以及敢花多少钱，而是“无须为了金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或者出卖自己时间、心情的人”。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快乐地赚钱的能力”“为快乐花钱的能力”和“克制欲望的能力”。

——作家荞麦谈金钱。很少有人能做“金钱的主人”，但可以无限接近

那些很能抗压的人，乍看上去精神很强大，其实我觉得是他们更擅长跟有可能伤害自己情绪的人保持距离。人的精神力其实都差不多，能够预见伤害、提早回避，就能保护自己的情绪。

——@keiyou30

它会保护我们一部分的安全感，提醒我们谨防危险，在有些时候，甚至会激励我们战胜挫折，解决困难。

——蒂姆·坎托弗《焦虑自救手册》，他认为即便是人人畏惧的焦虑，也具有其正面价值，利用好“焦虑”的信号，我们或许可以更加充分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人往往只有承担了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陆雾《高贵的她》

诚实是比同情更有效的良药，它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却往往深藏不露。

——美国作家格蕾特尔·埃利希

不管在任何时候，我每天都需要独处的时间。独处并不是孤僻，这是我在和自己社交。

——@柳三遍

允许自己悲观、失望，甚至崩溃，但情绪爆发之后更多的还是要问自己：“我在这些糟糕的事情里到底能学到些什么？”克制消费，构建自己的财物体系，管理好自己的身心，维护好自己的亲密关系，以及重新投入学习，投入工作，借此给自己构建一个稳定的内核，用以应对外界的混乱。

——作家扶南

池子 | 辑

## 摄像头里的父母

文 | 明前茶



### 一

自从在父母的卧室、厨房和门廊下装上监控摄像头，远在大都市的我，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乡下父母的动向了。

我发现，一开始父母总是惦记着房子的角落里有个摄像头在“偷看”，于是，他们的行为举止端庄隆重起来，吃饭前会向着摄像头的方向挥手微笑，表情憨厚又局促。

他们还在摄像头前表演从没有过的相敬如宾。母亲脾气急，有时会因为父亲越帮越忙而斥责他。现在好了，斥责到一半，她猛然想起摄像头的存在，就赶紧拍拍老伴儿的手背以示安抚，又望一眼摄像头，以唇形一字一顿地说：“我跟你爸——没——事——啊！”没错，我交代过，摄像头里只能看到图像，没法听到声音。母亲是以这种方式告诉我，脾气就像旋风，说过就过，不会逗留，我用不着情急之下，驱车300多公里回家劝架。

到了腊月，母亲忙碌起来，她用粗盐腌好了腊货，每天都与父亲小心翼翼地将那一竹竿的腌腊物什抬出来吹晾，等到太阳落山，又小心翼翼地扛回家中。她还拿出一个木澡盆，在厨房里用三张方凳架起来，原来她要用艾草汁液揉搓糯米粉，做一批春节吃的青团。

通过摄像头，我看到母亲忙了一整天，剁笋、切霉干菜和腊肉丁，用锋利的刨子刨出一盆萝卜丝，将自己种的红豆蒸烂，捣成红豆泥。母亲奔忙不休，而父亲只是坐在灶口烧火。老两口从山上捡来的竹枝堆满了整个柴屋，父亲一捆捆地拖来灶口，然后坐在灶口看自己珍藏多年的老书。一年才用两三次的超大笼屉被抬了出来，100多只热气腾腾的青团被洒以少许凉开水，以防开裂，用红曲米调成的汁水在青团饱鼓鼓的脸颊上点上梅花或三角记号，这样就分得清青团的馅儿了。

### 二

这一年，我弟弟计划全家去海南过年，而我因为刚刚升任中层经理，不得不承担了大年三十到年初一的部门值班任务，让其他同事回家过年。我早早打电话给父母，说年初二才能归家。

我记得说完这一番话后，父母在摄像头里面失了神，母亲做饭做到一半，停了下来，似乎是失去了忙碌的兴致。爸爸只好接过锅铲，好歹把菜炒完。

这一天，他们破天荒地忘了将那一竹竿腊货扛出去吹晾，满桌子的饭菜似乎都失去了香气。最后，还是父亲打破沉默，给母亲满上了酒，还撕下鸡腿放在老伴碗里，似乎在说：“他们不回来，咱自己吃。”

为了向儿女们宣告“你们不回来，我们也能过得很好”，母亲居然很快在村里邀集了一伙老太太，到家中门廊来晒太阳、喝茶，吃她给儿女们准备的山芋干、笋干豆还有重新蒸热的红豆青团。老太太们言笑晏晏，似乎聊得甚是开心，间或还炫耀般地微笑着，高举手中零食，对着摄像头摇晃，仿佛在说：“你看你不回来，便宜我们了吧。”

不知为什么，明知这些老太太是来宽解母亲的寂寞的，我心里依旧很酸涩。我在下班路上对丈夫直言此事，丈夫微笑道：“你怎么还像小孩子一样吃醋，妈妈寄来的青团、腊货，还有九蒸九晒的陈皮山芋干，已经到咱小区的快递柜里了，信息已经发给我了，这会儿就去拿。”

### 三

谁知，这可能是母亲这辈子最后一次做青团了。

2021年4月7日，母亲突发脑出血，连夜进城，救治了好几个月，连做两次开颅手术，才从昏迷中醒来，但失去了语言和行动能力，见了儿孙只会用眼神含笑示意。

母亲出院后回家静养，我雇了一辆可以平放担架的车，赶在新年到来之前，带着父母回家。回到7个多月无人居住的地方，母亲亲手种的蜡梅花正在盛放，荒芜的院落里清香扑鼻。我赶紧

打开电脑，将家用摄像头里的录像导了出来，悉心保存。只有7天的镜头得到了留存。在这些珍贵的镜头里，母亲和村里的老太太们说笑、打趣、帮人采茶；母亲在鬓发上插起路上随意摘来的油菜花；母亲在炭火上烘烤最后一批春笋干；母亲看着电视睡着了，又随着父亲关电视的声音醒来；清晨，母亲轻柔擦拭墙上儿女们的照片，喃喃自语，黎明的曙光打亮了她的鼻梁和半边眼角的皱纹，把她从浓密的昏暗中挖掘出来……

面对这些镜头，我忍不住落泪，父亲走过来，默默陪伴我。父亲说：“闺女，不用难过，还有爸爸，家一定能撑起来的，妈妈一定会好起来的。”

### 四

医生说，家中熟悉的场景或许可以唤醒妈妈的记忆，让她在康复道路上走得快一些，父亲便有意复制了母亲熟悉的场景。

通过摄像头，我看到父亲将厚重的相册平摊在膝头，将自己与母亲年轻时的老照片一一挑出来，放在她眼前让她过目；他将电视锁定在戏曲频道，天天放着母亲热爱的越剧；母亲刚回家时还不大会咀嚼，父亲每顿都要精心做好三菜一汤，再在母亲床头喃喃自语，报上菜名，再用电动搅拌机打成糊糊，一勺一勺喂她……

摄像头里，父母寻常的相伴依旧在延续。我看到，脑部受伤的母亲有时躁动不安，护工竭力安抚她，把床摇上又摇下，都不能使她平静片刻。正在外面忙着的父亲听到响动，走到母亲身边，开始有节奏地轻拍她的手背，就像结婚40年来妻子常常对他做的那样。这不慌不忙、充满宽慰信息的拍抚，就像滴下来的水，一滴又一滴，洗去了母亲满脸的焦躁，她扭曲蹬动的双腿放平了，过了一会儿，她似乎睡熟了。父亲帮她掖好被角，在床边坐了下来。

这一坐，父亲似乎就困了。阳光骤暖，花气渐浓，我忙了一会儿报表，再打开手机看监控，却发现父亲伏在母亲的床头睡着了。此时的农家小院看上去如此宁静，只有麻雀与母鸡偶尔走动。突然，我看到母亲醒来了，似乎在竭力辨认伏在床边的是谁，继而，她伸出唯一能动的右手食指，颤颤巍巍地抚平父亲头顶一缕翻翘的白发。监控这一头的我心弦一颤，继而热泪盈眶。在得病250天之后，从前那个能觉察家人细微的情绪起伏，并给予爱的回应的母亲回来了，她回转来的脚步如此蹒跚艰难，却又如此坚定。

母亲的康复之路还很漫长，幸而，这种在生死门槛上走过又得以回家的欣慰，足以支撑我们走下去。◆ 图 | 一个正常的喵

策划  
本刊编辑部

特别报道

# 西京异人志

什么是异人？一味“他人”，一味“能人”，一味“怪人”，一味“神人”。“他人”寻常，“神人”不可得，唯有“能人”“怪人”在旁人眼中才最有趣且充满奥妙。

再“能”再“怪”，也得落在“人”这个字上；这“能”这“怪”，多是因人生路较常人更加坎坷，或是心中愿景比他人更为瑰丽，才凭此机缘，练就一身本事，于这滚滚红尘里做逍遥子。“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或许在旁人看来，他们志无归处，个中缘由终是不承想、不可说，只得将一份份“欲远集”化为在此地的日夜念想；或许在旁人看来，这就是他们的“能”和“怪”，也是他们的归宿。

扇子哥、陈花脸……仔细在身边找找，心有大乾坤的异人不多，但向往远方的一个个“旁人”可真不少。



# 扇子

## 哥

文 | 蟠桃叔



西安好耍的地方不少。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却偏偏爱逛书院门。这条街是卖碑帖拓片、书画卷轴、笔墨纸砚、石章印谱的。不买，看看也是好的。

2017年夏天的某日，我在单位待得憋闷，溜出来去书院门玩。走到关中书院门口，看见对面石板路的路沿上蜷坐着一个瘦骨嶙峋的人，头发和胡须乱蓬蓬的，瞧不出年龄来，像个瘦骨达摩，正在埋头画扇面。这人身上穿了件半旧的白色短袖T恤，走近了看，T恤上的污渍七分是作画时溅的墨痕，三分是洗衣时搓烂的洞眼。

书院门多有当街写字作画讨生活的“笔墨客”，水准偏低，但价格亲民。他们或迟钝、憨痴，有畏缩相，或装神弄鬼，有江湖气，让人看着就不清爽。唯有今天见的这位有些意思，像是古貌古心的世外高人，刚从陈老莲的画里跑出来。

夏天，人都在空调房里躲

着，书院门行人寥寥。这瘦画师生意冷清，无人问津，却悠然自得，一根瘦笔蘸了枯墨兀自涂着画着，笔墨触纸，隐隐有声。我在他身边静静地看他画乱石，画溪水，画禅院，画松，画松间的风。

不远处还有一个卖坝的人，捧着坝呜呜地吹，竟然也像是从那瘦画师的画里散发出的声响。我竟然痴了好一阵子，也不觉得热，倒有清凉之感。

那天，我为瘦画师偷偷拍了照，发到微信朋友圈，还配了段文字：

大道通衢，走马走驴。  
席地提笔，也是生意，  
莫笑俺衣衫褴褛。  
焦墨画扇子，秋风乱胡须。  
清澈眼底来，烦恼天外去，

丹青之趣真有趣。  
都说长安米贵不易居，  
得几文铜钱可煨芋。  
俺本山中一瘦竹，  
偶来红尘游戏。  
半日闲坐，不过换取，  
秋风渭水，明月沟渠。

西安不大，世界很小。我认识一个老哥，善画老鹰，外号叫“北鹰”，与江苏的“南鹰”齐名。北鹰老哥在我的微信朋友圈留言说，瘦画师他认得，是他美院的同学，姓李，名叫演庄，西安老美院（西安美院的老校址在城外的长安区，俗称老美院）毕业，正经学国画的。

《送你一个长安》这首歌里有句歌词：“一城文化，半城神仙。”西安城里多奇人异士，多了就不稀奇了，所以这个演庄在

我脑海里存了几天便淡忘了。不料过了几个月，网上冒出一个“网红”叫“扇子哥”，看着眼熟。哎呀，竟然正是书院门画扇面的“瘦骨达摩”演庄呀。

那些拍摄他的短视频点击量都很高。演庄在视频里一边画画，一边和人聊天。比如，他临摹《芥子园画谱》时就给围观者讲解，“芥子园”就是绘画者的一本字典，一本启蒙美学教育的教科书。学诗，背《唐诗三百首》；学画，少不了临《芥子园画谱》。

他会指着关中书院的石牌楼讲书院和“关学”的渊源，背诵关学老祖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书院门东接碑林博物院，他就讲林则徐写“碑林”二字时为何“碑”字少写了顶头的那一短撇；讲碑林里有一块清朝的碑，上面一诗一画介绍了陕西关中的八处景观：华岳仙掌、骊山晚照、灞柳风雪、曲江流饮、雁塔晨钟、咸阳古渡、草堂烟雾、太白积雪。

演庄一会儿说普通话，一会儿说陕西话，自由切换，配上眼神、手势、身段，很是生动活泼。说得兴起，笔下就慢了或停了。围观者爱听他编，便接话茬、起话头，引逗他继续说下去。

演庄张了嘴便露出一口烂牙，颇不美气，但是言谈时一派

天真烂漫，不染俗尘，自有一番神采。许多人称“扇子哥”眼神清澈，这和我感受相同，第一次见他后我就觉得他“清澈眼底来，烦恼天外去”。

通过这些视频，我觉得演庄身上有一种难得的少年感。他表现出的纯粹和真诚极易获取好人缘，再加上他谈文化、说历史，不火都难。嗯，好事。

2018年，再逛书院门，我又遇到演庄。不过相隔一年，演庄的头发和胡须已经半白了，眼神依旧清澈。

此刻的他妥妥地是“网红”了，被一群玩直播的人举着手机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些人喝彩、嬉笑、解说……我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还是风入松林吗？因为人实在太多，挤不进去，我远远看了一眼就默默地走了。

转眼到了2022年。春节期间，我带女儿去书院门，没有遇到演庄。过了几天，我去大唐不夜城逛，在“贞观之治”塑像下面的“唐礼坊”的露天桌椅上，见一个戴口罩的清瘦男子在画扇子，正是“扇子哥”演庄。

他所在的位置闹中取静，周围聚了几个寒风中等画的年轻人。

因是虎年，他画的多是虎，落款或是演庄，或是“扇子哥”。他一边画虎一边解释说，按照五行，今年的虎是金虎，黄颜色要

管够。众人皆笑。

也有一个顾客是属羊的，他就画羊。先画一只弯角羊，又画一棵枣刺树。陕西有俗谚云：

“羊吃枣刺图扎，人吃辣子图辣。”画完了，演庄端详一番，又添了几笔，将枣刺枝画长，送到羊的嘴边，说，服务要到位。众人又笑。

气氛很好，我在一旁也开始和演庄聊。一问才知道，他从书院门挪到这里两年了，是大唐不夜城邀请他过来的。

我问演庄，可认得画鹰的“北鹰”？演庄一听，忙说熟得很，和我加了微信，还让我向北鹰问好。

我顺手点开微信看了演庄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他最近发的一个小视频，演庄在家作画，画案上卧了3只猫，都是白底黑斑，仿佛在砚台里打滚染了墨一般，真是画家的猫。

演庄说其实有5只猫，还有俩没有出镜。5只都是流浪猫，喂着喂着都喂到他家里来了，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养，猫多了能做伴，不寂寞。

我俩一聊就聊开了，由此知道演庄爱猫，人却属鼠，今年已是知天命的年纪了。

演庄是老西安人，城墙脚下长大的。小时候见过城墙重修，户县烧好的青砖用骡子一车一车拉过来。那时的演庄没见过骡



子，追着看。

美院毕业后，演庄被分配到西安毛纺厂做美工。厂里成立销售科，选脑子灵光的年轻人搞推销，把演庄也选上了。那阵子演庄满脑子都是二一纱、三二纱、安哥拉毛……穿个白衬衫，扎个红领带，腰里别个BP机，坐着火车天南海北去推销。

西安古建比较多，给庙宇画藻井、壁画很挣钱。演庄的同学都是画画的，有人把这个活儿接了，再找几个关系好的一起搞，近到城里的兴善寺，远到周至的赵公明庙、蓝田的水陆庵，演庄都跑过。一是为挣钱，二是怕久不提笔，手生。

有朋友在二府庄办艺考班，演庄也去帮忙教过素描。那时候演庄还年轻，没有胡子，头发留得挺长，扎个辫子。

2008年，演庄下岗了，然后就来书院门谋生。最早他还租过亭子，算是有摊位的，后来生意不好，亭子租不起，只能“打游击”摆地摊儿了。

当时演庄已经离婚了。挣不来钱、邋里邋遢、不修边幅就不提了，最恼人的是，他的心思全在画画上。人家大年初二都是陪媳妇回娘家看老丈人，他倒好，窝在屋里就知道画画，一点儿人情世故都不讲。

演庄俩闺女，离婚时二丫头才两岁。演庄还抱着老二在书院门出过摊儿。不然能咋办呢？羊不伸脖子，枣刺不往嘴里送；人不朝前奔，天上不给下包子呀。

按照离婚协议，两个娃爹妈一人管一个，结果后来两个娃都跟演庄了。如今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一天天长大了。演

庄觉得，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养，姊妹俩在一起能做伴，不寂寞。

咦，我咋听着这话耳熟？

演庄说他是被动当上“网红”的，最早都是别人拍了他的视频发网上。他出名以后，商业活动不接，也不带货，扇子50元一把，以前这个价，现在还是这个价，水涨船不高，火了人不飘。只要不下雨、不下雪，他就出摊儿。一把扇子实打实画一小时，不敢少画一笔。反正出摊一次基本就是画5把扇子，画完就回家。回到家，当夜猫子，还继续画，画大幅的——他还有搞画展的心。画扇子挣的钱够养两个闺女就行了。

演庄说：“我走的是群众路线，画老百姓消费得起的扇子。热了扇扇凉，不热了看画，多好的事呀。”

他边聊边画，画完最后一把扇子，已经过了晚上12点了。此时，笙歌归院落，歌舞下楼台，大唐不夜城人群已经散尽，瞬间变得空空荡荡。

演庄收拾好画具，我俩步行走出大唐不夜城，挥手道别。我朝西走，他骑了一辆共享单车，朝东走。

我知道，虽然夜深了，家里还有两个女儿和5只猫在等着他，还有他的画案在等着他，还有生活在等着他。◆

# 陈花脸

文  
二  
蟠  
桃  
叔



陈耀武扮舞台形象做公益宣传

我做记者的时候跑“民俗口”，常去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采访，认识了不少民间艺人。其中有个画秦腔脸谱的，姓陈，听说此人原来就是唱秦腔的，扮铜锤花脸，所以他的真名没人提，大家都叫他“陈花脸”。最初我没有见过他本人，只见过宣传资料上的照片，且是画了花脸的。这陈花脸头大脸大，油彩一扮上，横眉竖目的，让人不识庐山真面目。

那几年我零零散散听了一些关于陈花脸的事。

说那陈花脸14岁进戏校，学戏5年，四功五法学得极扎实，可惜秦腔市场萎缩，再加上陈花脸的嗓子一直没有打开，气息上不到颅腔，后来干脆就不唱了。陈花脸家是沙井村的，那是西安有名的城中村。他家里有一整栋楼出租，不唱就不唱，回家安稳做包租公，喝喝茶、泡泡澡，滋滋润润的，完全可以“躺平”。

可是，陈花脸爱秦腔，不唱了心里痒，于是在家把门一关给自己勾上花脸过瘾。先是在自己脸上画，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纸上画，墙上画，窗帘上画，马勺上画，镜框上画，葫芦上画，板凳上画……逮住啥就在啥上画。

陈花脸他爸一看这阵势，有些慌了，村里别的小伙子都玩游戏、骑摩托，自家娃一天就知道钻到屋子里画画，脑子有“麻达”了吧？就把陈花脸往外撵。

陈花脸出去了，也只往两个地方钻。一是古玩市场。他不看翡翠不看蜜蜡，只在旧字画、老纸堆里翻，专寻烂成片片的脸谱画片。二是寻唱戏的老艺人编。一老一少在城墙根下晒得暖和，两句不离曲，三句不离戏，说到兴起，少不了吼上几声：“呼喊一声绑帐外，不由得

豪杰笑开怀……”

陈花脸他爸又慌了，觉得这娃魔障了，赶紧给寻个媳妇吧。这时候的陈花脸也二十好几了。别人给他介绍了个对象，约在星巴克见面，两人相视一笑，相对无言。陈花脸看女娃勾了眼线，一杯咖啡没喝完，终于忍不住说：“下次我给你画，你手生，颤笔哩。”

女娃扑哧一声笑了，半口咖啡喷到衣襟上。陈花脸赶紧掏纸巾要擦，手都伸过来了，脸一红，停住了。女娃又笑了。

“有缘千里来相会，三笑徒然当一痴。”这亲相成了，陈花脸娶到一个好媳妇。双喜临门，陈花脸还成了非遗保护中心认定的秦腔戏剧脸谱传承人。

可是，我又听人说，陈花脸不是城中村收房租的，而是在西大街城隍庙市场做生意。

在这个说法里，陈花脸并不曾进过戏校，可是和秦腔确实有渊源。陕西人说秦腔看的就是“吹胡子瞪眼耍帽翅”，戏台上的帽子讲究大了去了。陈花脸他爸老陈就是个秦腔冠帽师傅，“盔冠巾帽”四大类，百种样式他样样精通，在西大街的城隍庙市场有门市。后来随着秦腔走向没落，戏曲冠帽也鲜有人问津，老陈的门市还开着，只是转行做舞蹈服装、道具的出售和租赁了。

看店的就是小陈。无聊时他常趴在柜台上画戏文，画的是《铡美案》《五典坡》《周仁回府》……当然少不了画脸谱，白脸曹，黑脸包，红脸关公挎大刀。画多了，手渐熟，也有人夸了，他的胆子大起来，买来宣纸画满满当当的一幅四尺的秦腔脸谱图，拿到书院门装裱了，挂到店里自己看着玩儿。不料常有游客路过，瞥见了，就当旅游纪念品半抢半买搞走了。一来二去，小陈渐渐有了名气，成了“陈花脸”，还被非遗保护中心招收了。

这陈花脸到底是何来路呢？等我后来在非遗中心混久了，就“破案”了。原来叫“陈花脸”的有两个人。沙井村的陈花脸叫陈耀武，城隍庙的陈花脸叫陈川平。两人年纪差不多，陈川平比陈耀武大3岁。

这两人我后来都熟识了。我先认识的是沙井村的陈花脸陈耀武，关系不错。后来陈耀武出

了一本书，就叫《秦腔脸谱》。问他为啥要编这本书，他说秦腔脸谱比京剧、川剧脸谱更复杂，更有装饰性。秦腔脸谱夸张、泼辣、随性，以扭曲、歪斜、不对称来呈现一种特别的美感，所以有“歪脸”之说。

后来我离职做了核雕工艺师，刻起了桃核，人物开脸也受到秦腔脸谱“歪脸”的启发和影响。

那时候，他已经有俩女儿了。我瞅见他给俩闺女做了两个板凳，凳面画着脸谱，一个是孙悟空，一个是鼻梁抹着豆腐块的小丑，怪有意思的。

陈耀武又给我讲秦腔班子给包公画额头的月亮是照实画的，抬头看见月牙儿就画个月牙儿；看见半月，就画半月；要是满月，就老老实实画成满月……聊着聊着，话头引到另一个陈花脸陈川平身上了。陈耀武笑笑说，川平有本事，把钱挣美了。



■ 陈耀武画秦腔脸谱

这话不假，在秦腔圈子里陈耀武比陈川平的影响大，但在圈外，陈川平的名头更响。因为陈耀武好静，埋头做事不吭声；陈川平毕竟是城隍庙里长大的人，爱热闹，喜宣扬，凡是非遗中心有活动必要露脸。陈川平报纸也上了，电视也上了，还交了不少记者朋友。有记者写稿子称陈川平是“秦腔脸谱第一人”。这话说大了。非遗中心的负责人问陈川平，这“第一人”的说法哪里来的？

陈川平心里委屈，就和非遗中心的那些人不再往来，自己到鼓楼后面开店去了，打着“秦腔脸谱第一人”的旗号专卖秦腔脸谱类的纪念品。那里人流量大，所以生意很红火，雇了三四个小姑娘忙前忙后。所以陈耀武说陈川平把钱挣美了。

我有次去陈川平店里逛，满墙都是陈川平和名人的合影照片。那时候我还做记者，陈川平认得我，对我着实热情，拿了一套脸谱书签非要送我。我一看标价，不便宜，300多元。陈川平一边塞一边说：“这算啥，你拿回去给你闺女耍嘛，以后还要麻烦你多宣传宣传老弟哩。”

我赶紧打岔，问他店里为啥见不到他手绘的作品。

陈川平说：“嗨，忙得屁股冒烟，哪里还有工夫自己画。咱这是景区嘛，来客只问便宜不便

宜，谁还仔细看好赖呢？我倒是有手绘的好东西，贵，没有进的通货卖得快。卖得快才是硬道理啊。”

没过几天，陈川平打电话约我吃饭。我问他有啥事，他说就是聊聊天。

我说：“你肯定有事。”

果然有事，他给我发了十几张图片和一篇通稿，让我发到我们报上。图片是多角度展现陈川平和他的脸谱作品。照片里陈川平穿了龙凤呈祥的对襟中式衣服，还搭配了一条红围巾。通稿标题非常长——“‘秦腔脸谱第一人’绘出秦腔脸谱十米长卷为西安世园会献礼”。

当时西安要开世园会了，满大街都是喜迎世园会的标语。

恰巧那天陈耀武等几个传承人去大明宫小学做非遗课的主讲，我也去了，顺手就把照片给陈耀武看。陈耀武看过直摇头，指着图片说：“胡闹哩，我看他画的脸谱就不是秦腔脸谱，大部

分都是京剧脸谱，少部分是过年耍社火时候的社火脸谱。”

于是，我没有发这篇稿子，但是同城的其他几家报纸基本都发了。因为这事，陈川平和我的关系淡了下来。后来，我不做记者，刻桃核去了，忙忙碌碌的，和陈耀武的往来也不多了。两个陈花脸只活跃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陈耀武扮成舞台上的包公、关公、秦始皇等戏剧舞台形象，在沙井村村口负责测体温，向民众宣传戴口罩。陈耀武真是一个可爱的人，我还转发了这些照片。

没想到，陈耀武这些照片陈川平也转发了，看来两个人还是有联系的。但是，陈川平没有说明此陈花脸非彼陈花脸。我看到底下有很多人点赞，其中一条评论是：弘扬秦腔文化，传承脸谱艺术。“秦腔脸谱第一人”陈花脸，加油！



■ 做舞台扮相的陈耀武

文一樊北溟

# 时间琉璃



我们的出租车正在大雾中穿行。

能见度不足30米，这使得刚刚通过的斜拉桥只露出几条放射状的线条，对面车道偶然现出昏黄色的车灯。我们置身其中，像解锁了某款跑酷游戏。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市的道路如海浪般起伏，却一点儿也不影响司机把油门踩到底。在并不宽阔的车道上，坐在车里，手心总是沁汗，像是俄罗斯方块要擦到顶端了，不免心惊。

今天要去的地方并不是什么热门的旅游景点，却是此行的动力——一则不经意读到的新闻，拨动了我的心弦。

玻璃海滩，其实就是一片废旧的瓶瓶罐罐和陶瓷品的倾倒地点。由于靠近海岸，涌动的潮汐将这些碎片不断淘洗、打磨，最终磨去了它们尖锐的棱角，让赤脚走在上面成了稀松平常的事。然而，我在网络中苦苦搜寻也没有查到关于玻璃海滩的具体攻略。攥着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地图，我甚至指不出它的具体方位和俄文地名的拼写，空自惆怅。

仿佛跟自己较劲般，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越能催生我的向往和斗志。于是借助微信图片和地图的定位，一番艰难的沟通后，酒店前台终于锁定我要去的地方位于乌苏里湾畔，并帮我召来了出租车。

说是叫海滩，其实是昔日的一片垃圾倾倒处，当地人把喝空的瓶瓶罐罐遗弃在那里，日久天长，渐渐成了规模，然后就有了那么一片“海滩”。乌苏里湾的海水不紧不慢地打磨着它们，

渐渐磨去尖锐的棱角；时光不疾不徐地雕琢着它们，一不小心就改换了模样。

那枚湖蓝色的碎片，也许曾经出现在某次奢华的酒席上，柔软的天鹅绒桌布簇拥着它，乐曲轻扬，人们在明亮的水晶灯下推杯换盏；棕褐色的那枚，也许瓶口长年蒙着一块蓝白格子的厚棉布，那些腰背宽阔、胳膊粗壮的妇女们，惯于用它来泡制红茶菌；那块小小的白色碎片，也许装过伏特加、动物标本、牙医的糖豆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反正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

每一片玻璃碎片都怀揣着各自的故事，奔向了这个共同的归宿。只是没想到，经过时间的淘洗，昔日被遗弃的“垃圾”，如今竟然幻化成了美丽的风景！棱角尖锐的碎片被海水淘洗成圆滑剔透的作品，在光线的映衬下，它们宛若剔透的橡皮糖，又好似在时间中形成的琉璃。

当真是时光织锦，岁月成歌。随着海水永不止息地冲刷，这片海滩还在继续变化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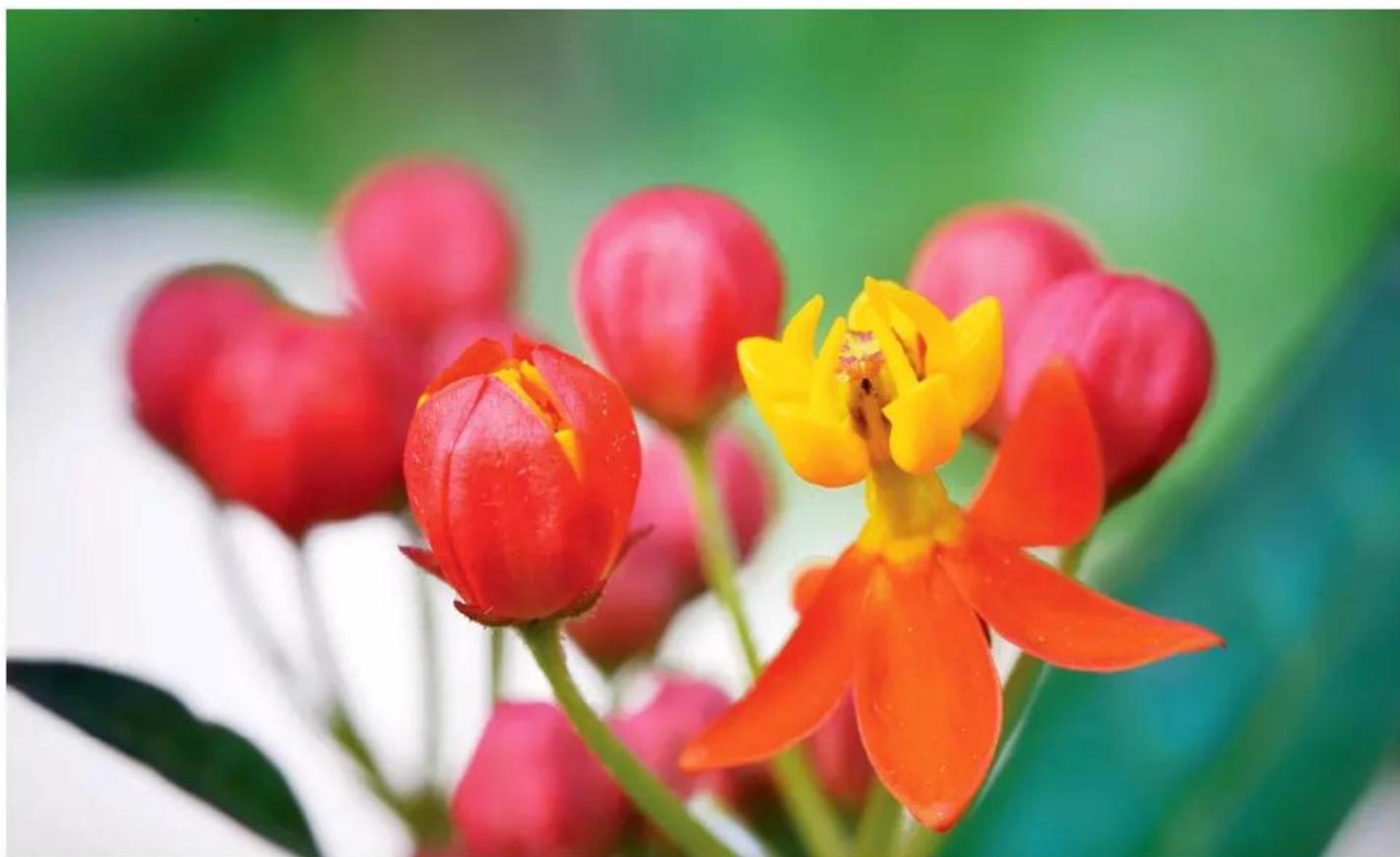
“沙子收藏、记载的是漫长侵蚀后所剩的残留，是最后的物质，是对于世界繁杂的否定”，卡尔维诺在《收藏沙子的旅人》中写道。其实不光是沙子，握在手中的这些胶皮糖般的玻璃，几乎没有分量，却又重若千钧，让我有一种幻灭感。

与我们身处的这片广袤世界相比，人类实在是太渺小了；在我们寄身的这个时代中，个人的命运和悲喜仿佛不值一提。

时光把尖利的棱角都磨去了，对玻璃是这样，对人亦然。💎

文图  
陈创彬

## 马利筋与金斑蝶



### 一

去年秋末，我在网上找到隔壁市一家花圃的网店，花21块钱买了6棵马利筋小苗。隔天收到，取回家拆开，直径5厘米的小黑盆里是瘦弱的扦插苗，细枝顶端挺着几片幼叶。在阴凉的地方缓了两三天，准备拿到院里晒太阳时，我发现其中一丛小苗变秃了，顶端仅剩的残叶上趴着一条黑黄相间的小虫，背上支着六根黑色的“天线”，竟然是嗜食马利筋的金斑蝶幼虫。

我买来这几棵小苗，倒的确是期盼着金斑蝶到来，在马利筋上繁衍后代，却没想到幼虫以这样令人错愕的方式出现。或许是那几天夜间气温过低，不久，它便趴在叶子上一动不动，停止了进食。我把它移到院子里晒太阳。等我再次去查看时，它不见了。

我为此深感内疚。

我把小苗种下。3月8日，马利筋开花了。

叶腋生出的聚伞花序当中，最饱满的一颗红珠最先绽开了。橙红色的花冠大张，反折，托着上方如同皇冠一般的副花冠和中间的合蕊柱。副花冠由5个金黄小兜围成，兜内盛满花蜜，又各自从花蜜之中向斜上方伸出弯弯一角，汇合在合蕊柱之上，精致的结构凝聚在指尖大小的一朵花中。马利筋被潮汕人称为“金冠红袍”，名副其实。

我等待着金斑蝶。它会来吗？

### 二

马利筋是萝藦科马利筋属植物，其茎叶折断时会流出乳白色牛奶状的汁液，这汁液却绝非

甘甜之物。马利筋全株有毒，含有强心苷和生物碱，茎叶中的白色乳汁毒性最强，误食会导致不适症状，甚至有死亡风险。但同时，马利筋花朵富含花蜜，是优秀的蜜源植物，许多园林里常栽植马利筋，用以招引蝴蝶。

金斑蝶属于蛱蝶科斑蝶属，模式产地在广东，腹背为深浅不同的橙黄色，雌雄同色。其幼虫以马利筋属植物为食，却不仅不被马利筋的毒素所伤，反而还能把毒素蓄积在体内，作为对付天敌的武器。去年夏秋时节我在田间观察金斑蛱蝶，其雌蝶便选择金斑蝶作为拟态对象，以此求得安全。金斑蝶的种加词意为金色的马——当金斑蝶飞舞在阳光下，双翅闪耀金光，如金色飞马一般。

马利筋与金斑蝶相互斗争，

生命却彼此交织。马利筋以白色有毒素的乳汁自卫，金斑蝶幼虫却以马利筋叶为食。大约三分之二的金斑蝶幼虫在出生的第一天就因马利筋的白色乳汁而死亡，活下来的三分之一以灵巧的方式避开马利筋的“杀戮”，又以叶片中的毒素武装自己，因而其中的一部分得以化茧成蝶，成为日后可以在阳光之中肆意扇动双翅的金色飞马。



马利筋属的属名取自希腊神话中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太阳神阿波罗之子，诞生于其母死亡之时。他在自然万物间长大，钻研百草、学习医药，拥有起死回生之力，成长为后来的医疗之神。医神常以手持蛇杖的形象出现，在希腊文化中，蛇象征着恢复和重生，蛇杖演变成现今医疗的标志。医神四处施救，却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人间变得繁荣拥挤，冥府却空空荡荡，冥王哈迪斯向宙斯告状，宙斯便下令击杀了阿斯克勒庇俄斯。后来，宙斯给自己的暴政找补，作为对医神的补偿，将他升为银河西侧的蛇夫座。

在死亡的悲剧中诞生，又在死亡的悲剧中结束，却代表了起死回生的恢复之力——这便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故事，或许也是以此命名马利筋的缘故。马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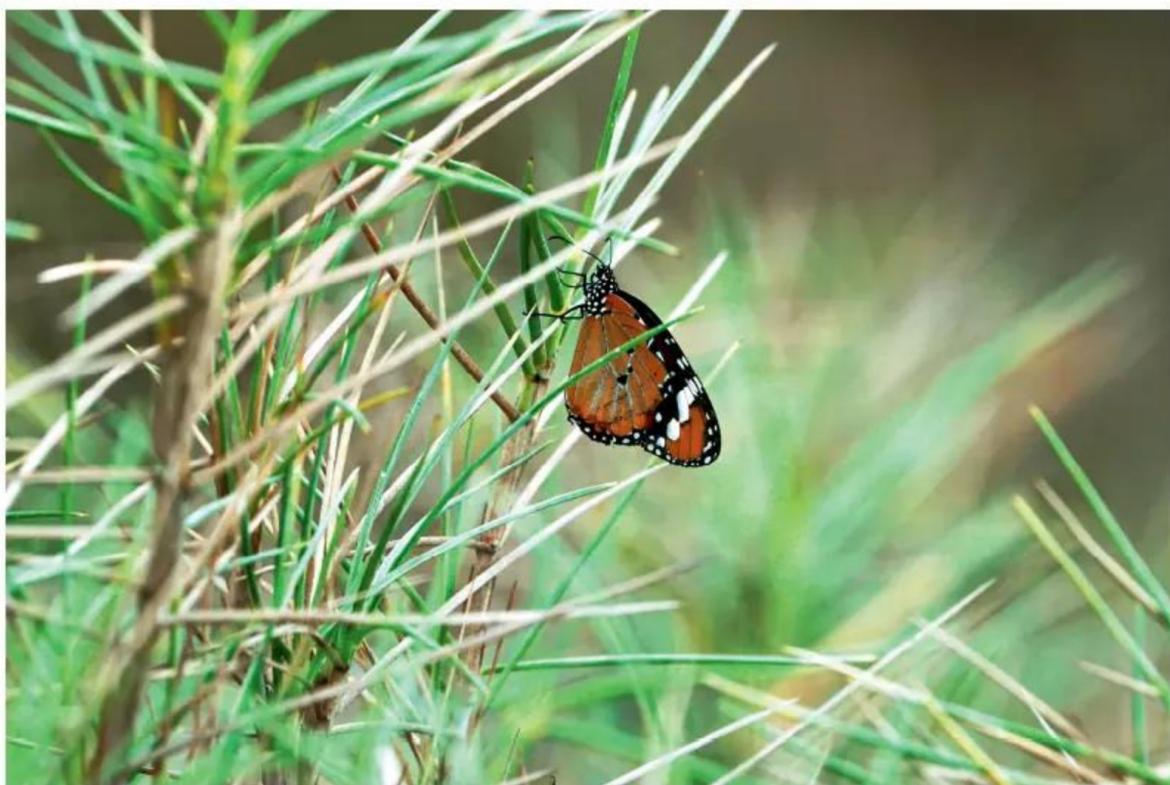
筋所含的强心苷可以被提取，作为治疗心脏疾患的良药。但若误食或者使用不慎，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再看马利筋的别名，“芳草花”“金凤花”是表花，“老鸦嘴”是表果，“金冠红袍”显得富丽堂皇，“莲生桂子花”就显得太功利，不仅要生贵子，还要连生贵子。在植物身上放置这样的期许，倒也可爱。

院子里的马利筋开得越来越好，我每天都去看它。金斑蝶不会那么快到来，或许永远也不会到来，但无论如何，我都会为它惊叹，指尖大小的花朵上隐含多少演化的精妙之处！当昆虫被5个金黄小兜里的甜蜜吸引而来，往往因为蜜兜和小角不便立足，而选择落脚在中间的合蕊柱上。这时，虫足上的钩刺有很大的概率会划入蜜兜之间的狭缝，飞起时便会钩出狭缝上方暗褐色的着粉腺，而着粉腺通过一左一右两根柄连接着花粉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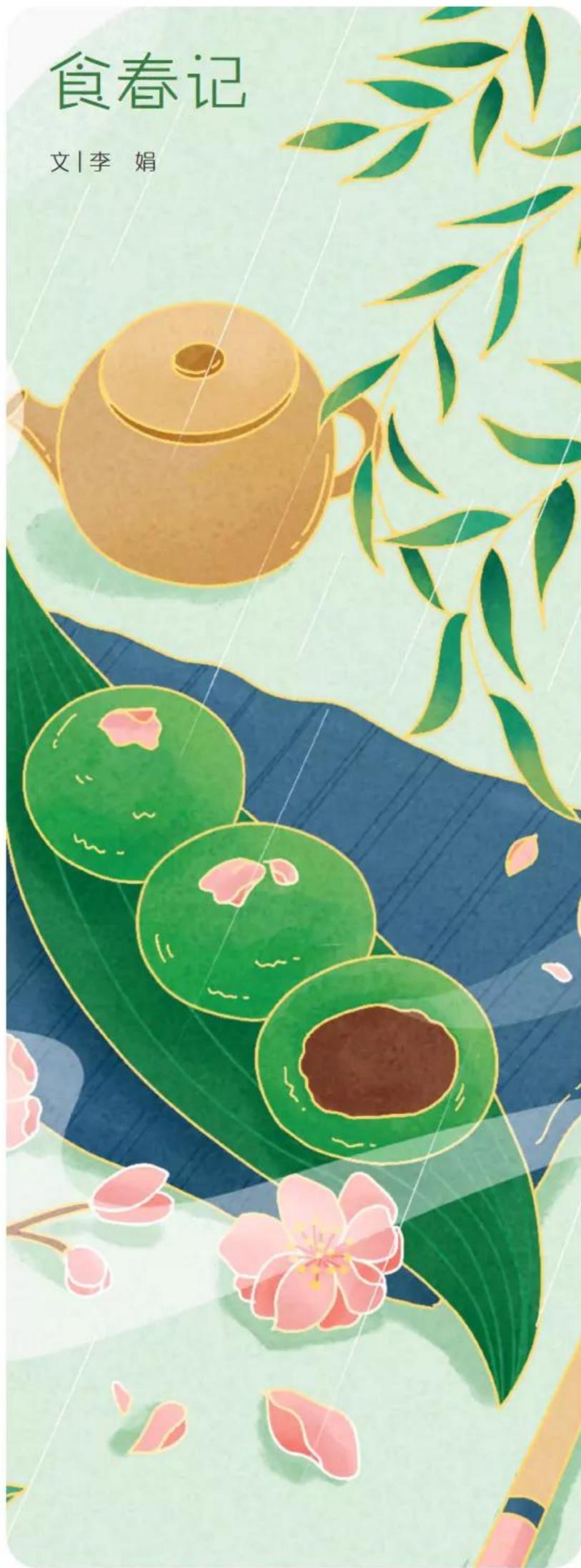
狭缝两侧的花粉块是透明的扁平袋状，呈现麦芽糖一般的琥珀色，雌蕊的柱头也位于这条狭缝之中。当昆虫把花粉块从一朵花带到另一朵花时，如果顺利划入第二朵花的狭缝，且恰好这条狭缝两侧的花粉已经被带离，那么它就能成功受孕——这是为了实行严格的异花授粉演化出来的机制。

但这样严格的传粉机制对昆虫有一定的选择性。体弱个小的昆虫有时会被着粉腺卡住而无法飞离，最后只能丧生在花朵上。是甜美飨宴还是死亡陷阱，是蜜糖还是砒霜，又是另一种生与死的较量。◇



## 食春记

文 | 李娟



如果你在烟花三月忘了品尝青团的滋味，不能算来过江南。

苏州平江路的清晨是被“吱吱呀呀”的摇橹声唤醒的。独自走在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杨柳依依，一只紫燕从石桥下轻灵地飞过。小河里，穿着蓝花布衣的船娘轻轻摇着橹，乌篷船在水面渐渐走远了，船尾划开静静的水面，泛起一层层涟漪。水边的小店里，主人正忙碌着。蒸锅里雾气腾腾，不一会儿，端出一笼冒着热气的青团。

一个个圆圆的青团躺在竹匾里，买来捧在手心，蛋黄馅的青团别有滋味，碧绿的青团裹着金黄的鸭蛋黄，只看一眼，就令人忍不住流口水；豆沙馅的青团又糯又香，咬一口，艾草的清香与红豆的甘甜融为一体，清甜宜人，仿佛把春天含在口中。

唐代书法家怀素有一幅《苦笋帖》，读来生动而风雅，“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苦笋和茶异常美味，就直接送来吧。率真洒脱，不端架子，不装模作样，真是名士风流，多有趣的人。

苦笋就是春笋，一指长，剥去翠绿的外衣，光洁碧绿，如一支嫩绿的毛笔，青碧可人。陕南的春天，春笋上市，笋子切丝配上青椒和韭菜同炒，鲜嫩清新，味美如春。

春风一吹，田里的韭菜绿油油的，如女子的秀发一般。小时候，祖母一手提着竹篮，一手牵着我，去菜园里割韭菜。竹篮里放着一块青花瓷碗的碎片，我见了仰着头问，祖母，这碎瓷片有啥用？祖母说，碎瓷片是用来割韭菜的，要是用刀子割韭菜，韭菜就有了铁腥气，吃起来就不香了。如今想想，这真是一种乡间美学。祖母用割好的韭菜搭配鸡蛋、豆腐给我做韭菜合子，吃一口，终生难忘。许多年以后，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春天，韭菜上市，我给家人做了韭菜合子。



文一小梅尼卡

## 每一天 都值得祝贺

宝宝咬了一口，仰起头，圆眼睛笑成一弯新月，说：“妈妈，真好吃，我吃到了春天的味道。”

后来读汪曾祺先生的书，他说：“文求雅洁，少雕饰。如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这是说韭菜的滋味，当然，也是说好文章的滋味。

暮春时节，白鹿原上花开，槐花在风中摇曳，一串串雪白的花映在绿叶中，有风拂过，花香遍野，沁人心脾。

这时候，祖母就唤大哥去槐树上摘槐花。树并不太高，大哥用竹竿绑了铁钩，仰着脖子耐心地摘槐花。我负责捡起落在地上的花枝，花猫跟着我疯跑。

祖母坐在院子里，面前放一个竹篮子，用枯瘦的手指将花枝上的花儿细细摘下，不一会儿就堆满了一竹篮。我低下头，闭着眼睛，鼻子凑近竹篮，贪婪地闻着花香。祖母摸着我的小辫子，说：“傻丫头，看把你馋得，你去和猫咪玩一会儿，中午我们蒸槐花饭。”我听得心花怒放。

祖母做的槐花饭，是我吃过最香甜的槐花饭。

清明前一晚，我梦见了祖母，她笑眯眯地坐在故乡的小院里，面前放着一竹篮的槐花。那篮槐花盛着雨声、鸟鸣、方言、露珠、童年、思念，都是故乡的滋味。◇

等红绿灯时，公交车司机伸了个无比舒展的懒腰。站在旁边的大爷瞅见了，笑眯眯地说：“来这么一下挺解乏。”

站在大爷旁边的小男孩看了一眼红绿灯，朝司机喊道：“叔叔，你还来得及再伸一个。”

我下楼拿快递，看到一个大爷一直站在小区门口感应门的位置，老伴儿叫他，他也不理。过了一会儿，两个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前后驶了出来。

骑手经过大爷的时候，大爷嘱咐道：“路上的雪没化干净，都慢着点儿。”

然后大爷对老伴儿说：“我给挡着门，省得他们再停下来叫人开门，外卖小哥的时间宝贵着呢。”

春节前，我在菜市场买凉拌菜，问老板过年什么时候店休。

老板一边颠着盆里的拌菜，一边说：“明天下午就收了，正月初八再开。”

“哦，那过年这几天买不到拌菜了。”

老板看了我一眼，说：“想吃的话，我把调料卖给你。”

“算了，我肯定拌不出这个味儿。”

“没做前，别说自己不行。”

发生在人间的种种相逢，很难不让人相信这是奇遇的另外一种形态。想起有一次考试时，我面前的课桌上刻着一句话：“中考无须祝福，中考需要祝贺。”

生活无须祝福，每一天都值得祝贺。◇

## 海棠依旧

文 | 许冬林

春天，人从海棠花下过。

当花枝在肩，仿佛万千少女时光，候鸟南归一般，栖息到眉前。

海棠，海棠。我在心底念着海棠，像有清脆圆润的珠子在舌尖上弹跳，带着冷冷的朝露之气。

我在花枝下默念海棠，像在旧年的庭院里，母亲清晨唤我起床，给我梳辫子，给我穿新衣服……那时的我，像一簇海棠，盛开在母亲喜盈盈的温柔目光里。

十几岁时读李清照的《如梦令》，第一回读就喜欢上那句“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因为这句话里有对话，有戏，有起伏和波折，更因为，这里有

“依旧”。依旧，是信赖，是不变卦。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少年时，眼底尽是春光，目之所及尽是海棠。我相信好花日日开。这个世界，绿树浓荫也好，秋水长天也好，在自有的一方小天地中，海棠花开，娇艳明媚，红得像风里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笼。风雨之后，海棠不曾凋谢，它依旧完好无缺，不被打扰，不被损伤。

海棠依旧啊。

是从哪一天起，我的喉咙忽然就被撑宽了呢？宽得可以吞下这一首完整的词，吞下这首词里暗流汹涌的无常与变故。

这首词，是出独幕戏，戏里有两个角色。我曾以为，那是一个寂寥的中年人和一个明媚无邪的少女的对话。卷帘的是少女，问花的是中年人。可是，某些资料说此词是李清照青年时期的



作品。啊，原来这是一个懂得惜春、有深深的生命感的人与一个心思懵懂、粗粝如麻袋的人，进行的一段答非所问。

她伤春、惜春，她借薄冷小酒消解生命之愁，哪怕为一朵花，为一场花事。为一朵花，又何尝不是为自己？她知道花之易折、易凋，感叹春之短暂，生命之须臾与无常。

凄风冷雨中，她独自宿醉，到清晨仍感醉意未曾消退，而昨夜的风雨仍历历在心。其实，何曾醉过呀！她比谁都清醒。她明白昨夜来过风雨，也知晓今晨残红满地。从一夜风雨，到红肥绿瘦，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

美，是易碎的。春光，是易逝的。

可是，忽然有一个似乎不解风情的卷帘人，冒冒失失地出现在舞台中央，她说，“海棠依旧”。

海棠依旧。说的是春长驻，说的是美在那一刻呈现出永恒。

雨疏风骤，浓睡残酒，绿肥红瘦。不论窗里窗

外，在多情易感的李清照这里，世界是变化的、微凉的、残缺易损的。

一句“海棠依旧”，仿佛是朦胧夜色里忽然闪现的一束强光，生命被倏地照亮，一颗惜春之心被烘热、变软。

一首词，就这样荡漾了心房。

现实与梦幻轮替，坚硬与柔软同在。

从雨疏风骤开始，情感的温度不是垂直下降到落红满地，而是借一个卷帘人的背影进行一个转折，完成一次极具美感的起伏。在绿肥红瘦之前，还有过“海棠依旧”。

海棠花开，这是春之沸点。海棠依旧，这是生命在沸点里升华，一刹那即是永恒。

我行走在春日海棠花枝下，微风经过，花雨缤纷。我知道生命是一场减法，而且终将平淡无奇地进行下去。只是，能否有一个卷帘人，来将这板结的光阴撬动一下，撬出一个口子，在冰冷的现实泥土之上，插下一根梦幻的花枝？◇



# 一排猕猴桃

文|图 高东生



鸡蛋、鸭蛋常见，超市的货架上多的是；鹌鹑蛋也有，蛋壳上有黑褐色的斑点；鸽子蛋就不太常见了，虽然我们常看到鸽子从蓝天飞过。要是问：“你见过小昆虫下的蛋吗？”相信好多人会摇头。

一定见过的，例如天气骤变前，蚂蚁搬家的时候，工蚁叼着的一粒粒白玉般米粒大小的卵，就是蚁后下的蛋。好多人看到可能也会错认，以为那是蚂蚁的食物，是它们捡的残渣剩饭。其实能看到蚂蚁的卵也不大容易，那一定是蚂蚁面临重大威胁，它们

要带着最重要的东西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至于其他昆虫的卵，都会做些伪装，或者产在极其隐蔽的地方，粗疏和匆忙的人是难以看见的。

比如说草蛉，很多时候它并不集中产卵，而是东一个西一个地产在草穗上。那一粒淡绿色的椭圆形的卵，大小和形状太像狗尾巴草的草籽了，能发现它，需要眼力，更需要经验。为了儿女的安全，草蛉母亲肯定费尽了心思。

小蜻一般把卵产在叶子背面，偶有产在明面上的，你也难

以发现，黑乎乎的一小片，每一个都比芝麻粒小，不注意，还以为是叶子上的一小块斑痕。可是，细看，那卵像一个个敦实的小水缸，上面还有盖子呢；也像精致的蛋挞，用有褶皱的纸壳盛着。

福寿螺产卵似乎要以量取胜，水边的石头上，芦苇、荷叶的秆子上到处都是它们产的一团团的卵。鸟儿可能会吃，但不担心，剩下百分之一就足以子孙满堂了。卵是粉红色的，上面还有一层白霜，像极了葡萄。若葡萄有这么一大嘟噜，要四五斤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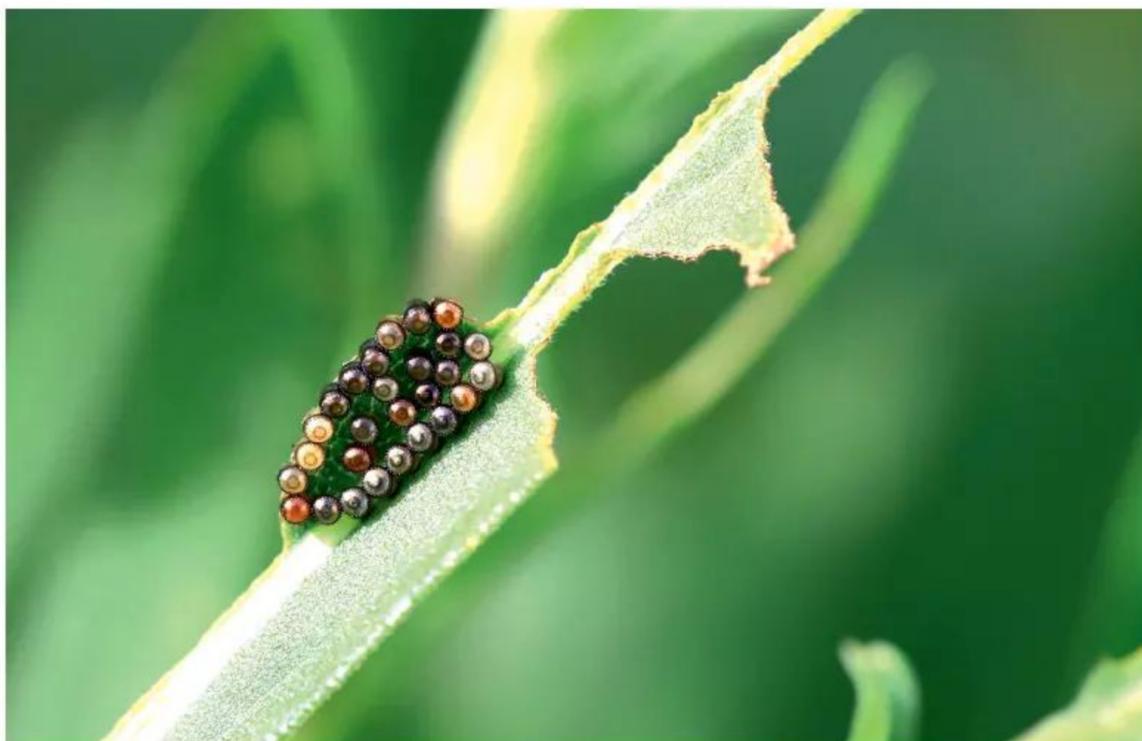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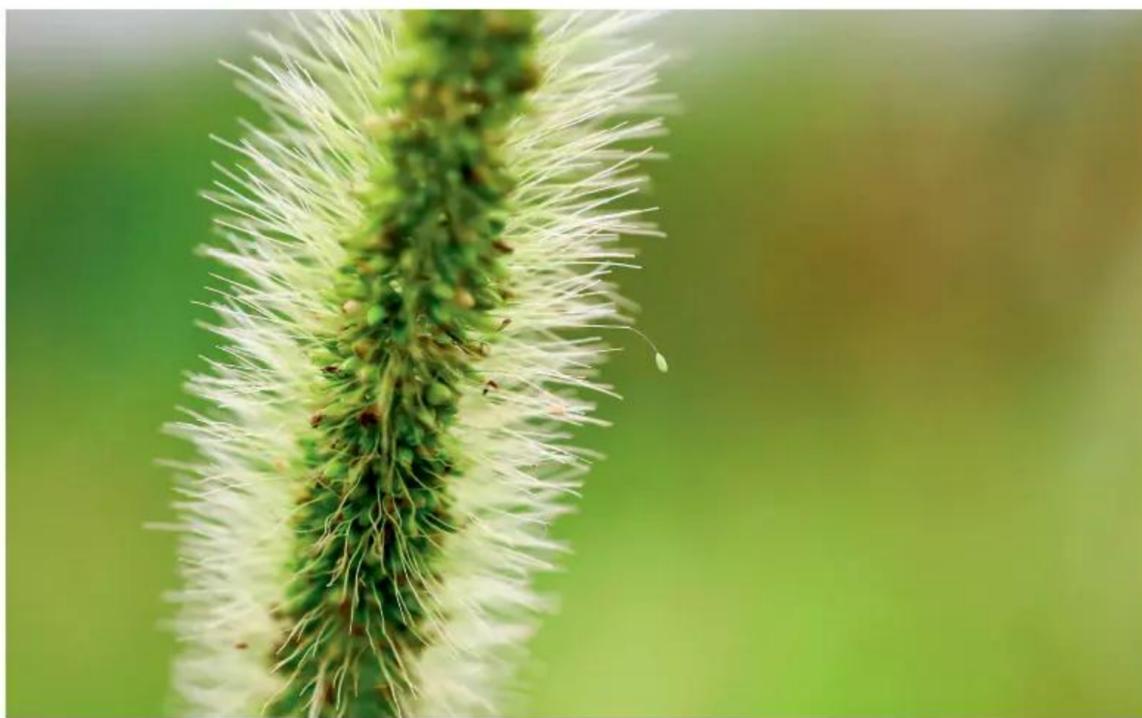
吧。平淡到有些丑陋的福寿螺竟产下这么漂亮的卵，草绿中的粉色，褐色石头上的粉色，老远我就能看见，它想要干什么？炫耀自己福寿双全、子孙满堂吗？

我曾在木芙蓉的叶子背面看到过一片淡绿色的卵。那时秋风已起，天气转凉，想是早晨的西风有些猛烈，叶子被吹得翻转了过来，一些卵已经和叶子分离。那些卵像一个个精巧的小点心，出锅降温之后，顶端还微微有些塌陷。可惜，我不知道是哪位母亲的艺术品。

今年春天，我竟然有三次发现了蝶角蛉的卵。在干枯的草秆上，整齐的一排，不细看，它们就是草秆的一部分，几乎是浑然一体。但是，要是放大了仔细看啊，那就是一排晾晒着的小猕猴桃，一个挨着一个，颜色稍有差异，还能分出果顶和果蒂呢。美丽而奇特的蝶角蛉，蜻蜓一样的身子，却有着蝴蝶一样的触角，我只见过两次，没想到它们产的卵也这么与众不同。这么多卵，要是孵化出来，在周围的草丛和灌木中或飞翔或停落，该是怎样精彩的场景？

昆虫的卵就是植物的种子，是生命最精华的部分。虽然小，但与石子、沙粒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携带着神秘的生命信息，肩负着传承的重任。

这样的传承，神奇，甚至美丽得充满了诗意。◇



# 古代敦煌人 吃什么

画面源自  
莫高窟第159窟  
斋僧图 中唐

民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敦煌产生过琳琅满目的美食。在敦煌壁画及文献中也保存了大量的饮食资料。看着这些壁画中的美食，你是不是也饿了？



主食——花样繁多的饼类食物曾长期占据古代敦煌人的舌尖。敦煌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各种饼的记述，胡饼、蒸饼、渣饼、梧桐饼、龙虎蛇饼、馓子、餠飩……种类多达二十余种。



画面源自  
莫高窟第85窟  
楞伽经变之肉坊 晚唐

肉乳——肉食和乳品在古代敦煌人的食谱中占有重要地位。敦煌壁画中大量关于乳品、肉食的加工图，正是敦煌人喜“食肉饮酪”的真实写照。





画面源自  
莫高窟第97窟  
罗汉侍女 西夏

瓜果——敦煌自古就有“瓜果之乡”的美誉。这里自汉代就开始种植瓜果，且品质优良，有瓜、杏、柰、桃、枣、葡萄、梨等等。有名的敦煌“同心梨”，就曾作为贡品献给后凉皇室。

调料——古人对调味品并不陌生，目前已知敦煌古代的调味品有醋、酱、生姜、花椒、豆豉、砂糖、盐等。据文献记载，敦煌人特别爱吃酸，会在做羹、煮面时加醋，作为重要的调味步骤。

画面源自  
莫高窟第12窟  
《晚唐婚嫁图》晚唐

蔬菜——千百年前，凿空丝路的张骞不仅让中原文明传播到西域，还将西域许多特色物种引进中原。敦煌人种植的蔬菜有数十种。有豇豆、苜蓿、芸薹、菠菜、莴苣、胡瓜、胡豆、葱、蒜、韭、生菜、蔓菁、萝卜、葫芦、芥菜等。

画面源自  
莫高窟第323窟  
张骞出使西域 初唐

小明：“只有蠢材才会匆忙地肯定一件事，聪明人遇事是要反复思考的。”

小白：“你肯定？”

小明：“当然！”

小美上班时，接到老妈打来的电话：“你的新鞋被家里的狗啃了！”小美大惊：“啃到什么程度了？”老妈思考片刻，问小美鞋是多少钱买的。小美说：“200多块钱吧。”

老妈不紧不慢地说：“看样子，还剩30多块钱……”

语文试卷上有道填空题——山对海说：“你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澎湃，如此的博大……”然后要在下面的空格里填上海对山说的话。

结果，有个同学在空格里填了：“谢谢。”

刚接了个电话，对方说：“你好，方便面是吗？”

我愣了一下，以为是恶作剧，就回了句：“哦，不是，我是火腿肠。”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躺下来好一会儿，我才琢磨过来，她好像说的是：“你好，方便面试吗？”

高中时交了一个女朋友，感情甚好。我们的QQ网名是情侣名，她叫“伤心小蚂蚁”，我叫“伤心大蚂蚁”。可是好景不长，班主任发现了我们的恋情，棒打鸳鸯，我们被迫分手。过几日，偶尔上网，发现班主任的QQ网名换了，叫“快乐食蚁兽”。

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饭，你只要能提出一个他们擅长的话题，那么剩下的菜都是你的。

每当我准备认真看书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得非常有趣，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吸引我。

结婚就是这样，找对了人，一辈子浪漫到老；找错了人，一辈子华山论剑。

什么是朋友？就是放桌子上500块钱不会丢，放一包瓜子回来就剩一堆皮了。

关于明天的事，我们后天就知道了。

### 神回复

要怎么形容一个人的无知？

神回复：上天把智慧洒满人间，你却非要打把伞。

怎样把白菜卖到20块钱一斤？

神回复：炒一下。

方言消失的危害有哪些？

神回复：你知道为什么骗子打电话给我妈冒充她儿子从来没成功过吗？

如何看待“你的身材反映出你的修养”这句话？

神回复：你的身材只能反映出你的营养。💎

辑 | 白 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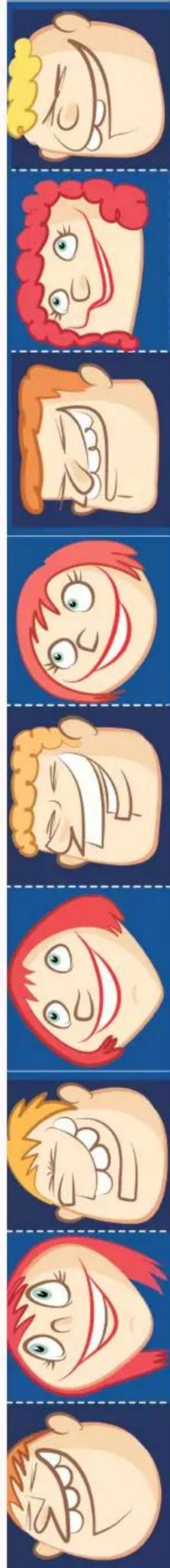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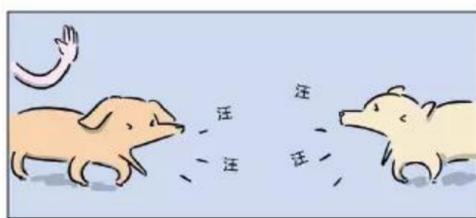




图 | onlyanose



啊，伟大的自然之神!

它会用风吹走灰色的空气。



也会用流水清洗浑浊的小河。



甚至用夕阳扫去整座城市的疲惫。



同样是这个自然之神……



每个人都有一段青春里的隐秘故事。我们在成长里获得的所有真知灼见，都是在各种貌似不可告人的禁忌和秘密里无师自通。

## 河堤上的武术队

文 | 七 焱

初二快放暑假时，县城来了两位蓄着长发、身穿练功服的男人。在大家的注视中，这两人走遍大街小巷，在县城赚够了知名度。

随后，他们在牧马河的河滩上支起一块招牌，上面用魏碑体写了8个大字：“武术招生，老幼皆宜。”

这算我们县的第一个兴趣培训机构，很多大人领着小孩来到河边围观，就是没人报名。两位师傅就用脚在地上画了一个圈，活动几下筋骨后，在圈里对打了一场，虎虎生风，引起阵阵叫好声。

有家长开始给孩子报名。那时候武侠影视剧正风靡，报了名的孩子就成了他的朋友圈里令人艳羡的对象。

我当然也渴望学一身功夫。我身形瘦小，体质也不好，平时看班里男生个个生龙活虎，就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顶天立地、大

展拳脚。

但我清楚现实，两位师傅的报名费要50元，母亲是断然不会花这么一笔钱让我学武术的。她一个人带着我生活，望子成龙，只重视我的文化课成绩。即便如此，我上学期看上一本8块钱的文学作品集，她下了很大决心才给我买，并让我承诺，看完书后，必须提升语文成绩。

我落下了心病，觉得与武林高手之梦失之交臂，放学回家吃不了几口饭，写完作业就躺在床上发呆。母亲问我是不是在学校受欺负了，我摇摇头，等她走后才敢抹眼泪。

更糟糕的是，这种情绪影响到了期末考试，我的优势科目数学的成绩居然掉到班级中游。母亲看着试卷，黑着脸问我怎么回事。我低头不语，她声泪俱下地骂我不争气：“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吗？你就拿这种成绩报答我？”

我也哭了，一下把实话说了出来，说我想去河滩学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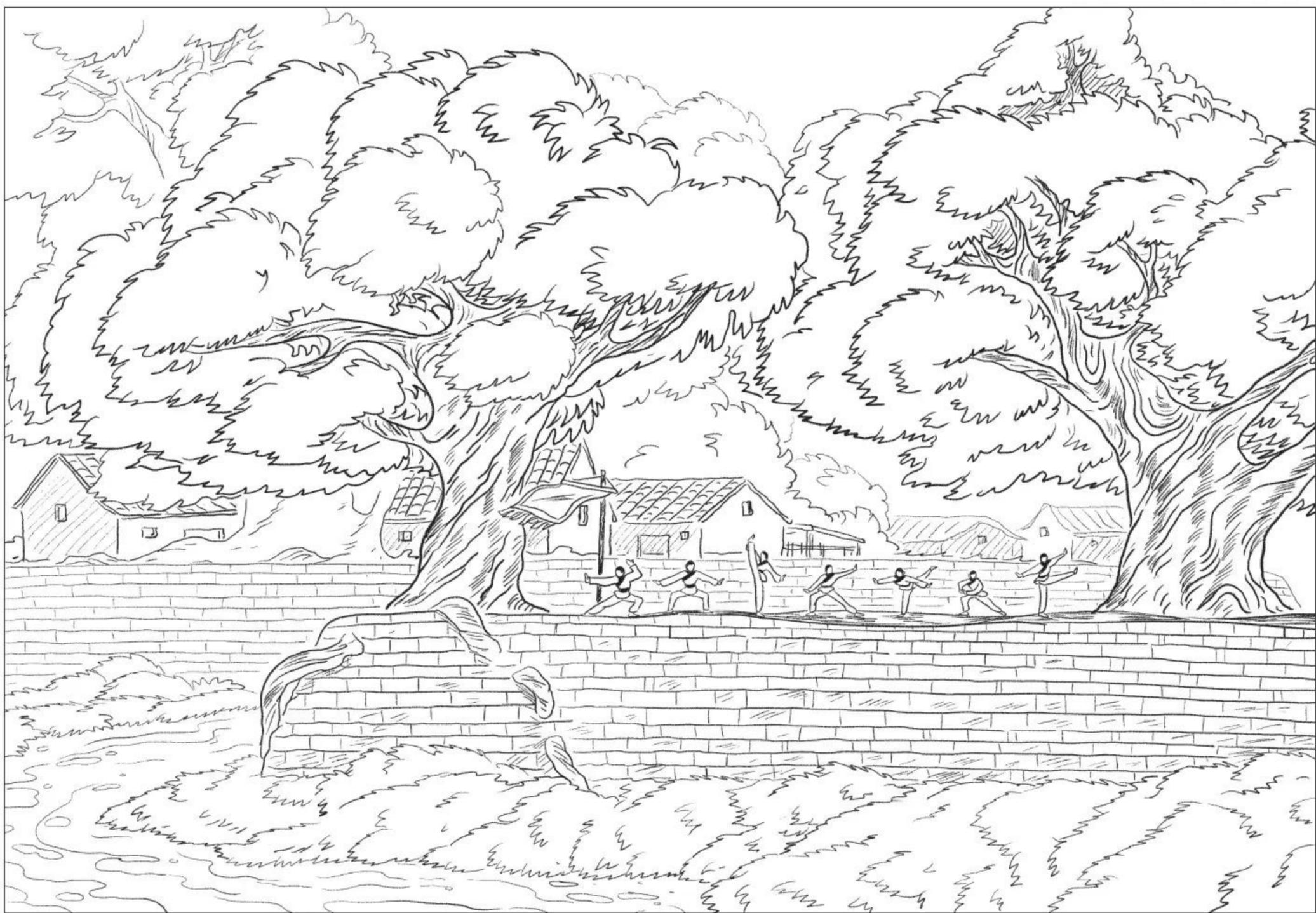
母亲暴怒，说原以为我比别人家孩子懂事，没想到脑子里也装着这种不着调的想法。

但没想到，暑假第三天，母亲骑车把我带到牧马河边，详细盘问了两位师傅整整一个下午后，掏出钱给我报了名，并厉声说：“明年升高中，要是你考不进县一中重点班，看我怎么收拾你。”

武术班上，每个学员领了件黑色短衣，就在牧马河河滩上练开了。

两位师傅，一个教基本功，一个教套路。每次上课，先让我们沿着河堤跑半小时，再扎半小时马步，最后学一些基本的武术架势。

我并没有被传授想象中的神功，便忍不住问师傅，什么时候教厉害的招数。师傅训斥我，说练武是为了强健体魄、锻炼意志，如果抱着我这种态度，就是对武术的亵渎。



■ 用画笔填色,和插画师刘擦擦一起完成插图,将作品拍照发至 [yczhengwen@qq.com](mailto:yczhengwen@qq.com),就有机会获赠读者文创产品一件。截稿日期:2022年6月10日。

■ 评选标准:1. 用色创意大胆;2. 画面整体色调和谐;3. 色彩涂抹边缘平滑无出线。加分项:在画面中融入自己绘制的图案元素。

这些大道理让我们有些失望。不过,二十几个学员,一溜子黑衣,在河滩上喊着号子训练,引得其他孩子眼巴巴地观看,还是让我们相当自豪的。

回到家里,我不能在母亲面前说练武枯燥;相反,我津津乐道于师傅是如何厉害,好让她认

为这50块钱没有白花。

遇到下雨,师傅就把我们赶上河堤,风雨中踏着泥泞负重奔袭,对着河水大吼着挥拳飞腿。当我浑身湿漉漉地回到家,母亲说,下次天气实在不好就别去了。我昂着头把师傅的话转述给她:“练武之人经受别人不能吃

的苦,就会变得强大。”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被晒黑了,手掌开始起泡,渐渐水泡消失了,长出一层茧子。在河滩草坪上,我学会了鲤鱼打挺、前后空翻,还学会了一套拳法、一套掌法、一套刀法,能跑两公里不带大喘气。

晚上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我握着木刀练习套路，母亲就坐在门口的小凳上，看我汗流浹背地练。

但习武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有了一帮铁杆儿师兄弟。

和学校里的同学不一样，师傅要求我们二十几个徒弟按年龄大小互称“师兄”和“师弟”。师兄弟们是在泥水里、烈日下一起摸爬滚打过来的，情感牢不可破。暑假将尽，我们这期武术班也结束了，大家互相拥抱着高喊：“以后无论哪个师兄弟有难，喊一声，其他人必须随叫随到。”

### 三

对一帮十来岁的少年来说，这显然不完全是件好事。

其一，我们不再重视和身边同学间的友谊，而只认师兄弟情；其二，县城就这么大的地方，我们二十几个师兄弟聚在一起，算个不小的“帮派”了，很容易闹出事，我们对此却充满了期待。

开学没多久，一个师弟仗着学了两个月的武术，跟高中生打架，吃了亏，就纠集师兄弟们去帮忙。出于“义气”，我们快速响应，声势浩大地堵在那个高中生的放学路上，替师弟讨回了“公道”。

就在我们沉浸在义薄云天的豪气中时，几所中小学开始调查此事，认为若不正确引导，任

由我们发展下去，指不定哪天就成打家劫舍的土匪了。

暑假练武的二十几个学生被一一找了出来，学校约谈家长，要求家长约束好我们，否则就给处分。

我从小乖巧听话，没有被请过一次家长。这次知道是年级主任负责约谈家长，我的腿都在打战，觉得天要塌了。

但我其实并不怕被处罚，师兄弟们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担忧的是母亲伤心，她斥50元巨资满足了我的梦想，到头来我却让她蒙羞。这个坎儿我如何过呢？

我尾随母亲进了年级主任的办公室。这位年过半百的老教师得知母亲带我生活的艰辛后，并没有苛责、批评，而是教导我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母亲千恩万谢地出来，我知道，回家后等待我的将是一场暴风骤雨。

可出乎意料，从始至终，母亲都没对我说一句重话，甚至晚饭还做了我喜欢的粉蒸肉。

我更加忐忑。母亲越是这样不动声色，后果也许越严重。

晚饭后，我拿出课本装作预习，母亲让我停下，问：“武术班还有课吗？”

我说：“有，新学期开始，每周末师傅会开新课，是二期训练，专门教拳脚套路。”

“那再给你报个名，你想学就继续学下去。”

我知道母亲在故意说反话，学费那么贵，我又惹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再继续让我学。

我说“不了”，低着头继续翻书。

母亲叹口气，将50元放在我面前，说：“你心里想啥我能不知道？”

看着她的脸色，许久，我终于确定，母亲是认真的。

### 四

我当然做梦都想继续学武，但母亲随后的话如同一盆冷水，令我几乎绝望。

她说，见我这么喜欢武术，让我考虑初中毕业后念个体校。她都问好了，体校学费不高，3年后毕业就能工作，当个体育老师什么的，还有事业编制；如果在校期间评上二级运动员，每个月的津贴也够生活了。

母亲说出这番话时，眼里无光，还流下一行泪。她说单位效益不好，领导准备让她下岗。

“如果你继续读高中、考大学，后面还有整整六七年，妈想想都怕啊。每年那么多学费、生活费，我没啥本事，咋才能把你供出来啊。”说完她捂着脸哭，我也默默落泪。

我知道这是她万般无奈之下的选择。此前，母亲一直把读

书看作是最重要的事，从小给我灌输“只有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的观念。而现在她把这一切推倒，希望我早点儿踏入社会，替她减轻负担。如果不是真的绝望、无力，母亲不会对我说这些。

但我没回答，我不忍心让她陷入望不到边的困苦里，可我也真心喜欢读书，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理想始终是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从未变过。

接下来的两天，我在学校四处打听，然后跟母亲做了个约定。

我跟老师确认，县一中每年都有资助对象，对中考成绩前三名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如果我能考入前三，上高中的学费就不用家里出一分钱。至于大学，减免学费的方式就更多了，有各种助学贷款，高考成绩优异的，县上还给发奖金，大学期间还可以勤工俭学。

母亲听完想了想，也郑重答应了。距离中考只剩不到一年时间，有没有读书的命，就看我自己的本事了。

以前我学习没费什么力，也许靠着一点儿小聪明，成绩总是在班级上游。但从那一天起，我真的开始努力学习了，因为只有考入全县前三名，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回想暑假练武，大雨中在牧马河堤上向终点冲刺，烈日下忍受炙烤煎熬，扎半小时的马步一动不动……我意识到，我的人生要开始经历比这些更加艰苦的磨炼了。我要拿出练武时的毅力，战胜这些看起来可怕的困难。

## 五

现实永远没想象得那么好，但也没那么糟糕。

我以全县中考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县一中，获得一等奖学金。此后虽然成绩有起伏，但政府、学校和社会设立的奖学金让我无忧地读完了3年高中。

母亲下岗了，为了维持生计，她在菜市场租了一小档口卖调味料。没想到生意红火，越做越大，到我念高二时，她已经盘下一间商铺专门搞调味料批发，家里便再也没有经济上的担忧。

高考结束，我如愿考上心仪的学校。记得在收拾完行囊准备远行的前一个晚上，母亲为我做了一桌子菜，我还没吃几口，她的眼泪就下来了，说她很后怕。

她说，现在想来，她差点儿亲手误了我的一生，幸好当初我没听她的话去上体校。我想了想，其实，我得感谢她当年舍得花50块钱给我报武术班。如果没有在河堤上的那两个月，我不会建立自信和意志，也很难有今天。💎



图 | 刘擦擦

专  
栏

kā fēi  
咖 啡  
shí guāng  
拾 光

咖啡馆里的百味人生。

# 晨曦的早晨

文  
童  
铃

每逢周末，晨曦都会带孩子上兴趣班，孩子上课的时候，她就来咖啡馆坐坐。

在说我自己之前，我想先说说我爸。

我爸年轻的时候是个司机，给领导开车的。领导看他机灵又稳重，很欣赏他。他自己也很努力，在工作之余取得了电大的文凭。我妈最佩服我爸的那股劲儿，她说不管生活把他扔进哪个坑里，他都能自己爬出来。

30岁那年，我爸开始坐办公室，直到52岁时成为单位的最高领导。至于中间付出多少努力，经受过多少排挤和打击，他从来没提过一个字。他说这些事情讲多了我妈只会担心，什么忙也帮不上。他只希望在他的庇护下，我和我妈永远过着平静的生活。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爸还只是个基层员工，我妈在一家商厦当营业员，两人工资都很低，单位发50块钱奖金都能高兴半天，可他对我从不吝啬。

有一次，看到邻居小朋友骑的自行车特别帅气，我求她借我玩一会儿，她不肯，我有点儿失落。我爸看在眼里，当月领了工资后，第一时间带我买了辆一模一样的自行车。我妈心疼钱，我爸却说，咱不能让孩子受这委屈。我任何时候想起这事，都由衷地觉得我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集英俊、能干、顾家于一身。

再后来，家里条件越来越好。高考我考了个二本，我爸想安排我出国，我不愿意。出国就得下苦功夫把英语练好，太累了，再加上国外人生地不熟的，到时候遇到困难只能自己解决，怎么都不如家里舒服。我爸当时叹了口气，说但愿他能健健康康地活到100岁，永远保护我。我笑了笑，没当真。我爸每周游两次泳，身体棒着呢，100岁可能不行，不过99岁肯定没问题。

毕业后，在我爸单位下属的公司上班，可以说，职场新人该受的“毒打”我一顿都没挨过。但凡有个头疼脑热我就请

假，哪怕手头的事情再重要、再着急，只要身体略有不舒服我都可以扔一边。别人带病坚持工作，我还特别不理解：“你们也可以像我这样休息啊。”至于出差，我专挑旅游城市。有一次，在三亚没玩够，多待了两天，回来之后，公司照样给我全额报销差旅费。

别人可能以为我爸暗中托着我，其实并没有。我爸一直叮嘱我的领导，好好让我经受锻炼，该批评批评，不必顾及他的面子。

我现在才想明白，只要有一个“好爸爸”，很多东西会主动送上门——善待我就相当于向我爸爸示好。只可惜在人生顺风顺水的时候，我还以为在单位如鱼得水，是因为我性格好、相貌好，讨人喜欢。

我28岁升为副经理，30岁当经理。我得意地对我爸说，我比他能干多了。我爸哈哈大笑后，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在基层大家拼的是专业技能，但职位越高，政治素质和管理能力就越重要。那时我不以为然，生活哪有那么复杂？就算学不会这些又能怎么样？该属于我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

变故发生于1年前。

我爸不太对劲。一天，本来他答应帮我接孩子，结果老师打来电话，说我女儿已经等半天了，家长还没去接。我再打电话给我爸，他完全想不起来有这事。有一次，全家一起去看电影，刚下楼，他突然问我，我们要去哪里？这种状况越来越多，我和我妈带他去做了检查，医生说这是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

我一下子蒙了，我爸才63岁啊！

陪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过程充满了绝望。我爸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渐渐分不清白天黑夜，渐渐叫不上我和我妈的名字，甚至渐渐连洗手间都不会用了……有一次他自己下楼后不知所踪，全家都快疯了，物业、警务站、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全都帮忙找，最后在小区对面的超市找到他。他应该是想进去看看吧，但超市太大了，他怎么都绕不出来。我买了个定位器装在他身上，只要想起他，就打开手机看看他在哪儿，看到显示的地点在家里，我才放心。

那时，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爸倒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失去。

我爸的事很快传开了，单位

上上下下都听说了。我还是我，从我上班那天起就没变过，但以前没人计较的问题现在都成了大问题：上班迟到10分钟，管事的大姐非说我影响了全公司的形象，一下子扣了我半天的工资；有一次，我们部门交的报告中，小标题后面的顿号误写成了逗号，当着众人的面，领导骂了我将近半个小时。

我领导的部门以前春风得意，需要什么资源立刻就能拿到，我从来没有为部门间的协调问题皱过一下眉头；现在要什么没什么，还动不动被挑刺，大家全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每天上班时心情都特别沉重，是我连累了他们。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太夸张了，至于这么对我吗？大家做了这么久的同事，平时没什么矛盾，我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更不会使绊子影响别人的升迁。最近才明白了，我得到的其实是别人让渡给我的，我的存在带给别人一种剥夺感。我们这个单位招人很严格，笔试、面试好几轮，别的同事都是千挑万选才进来的，我倒好，随随便便就得到好的职位；别的同事天天加班才换来的升职机会，领导转手就给了我；别的同事生病不得不硬扛着，就为了拿全勤奖，我左请假右请假，奖金却一分不少……这些不都是对公平的伤害吗？大家应该早就



积攒了很多怨恨和愤怒，以前不发作，只是碍于我爸的面子。

这些事情，我不敢告诉我妈，她已经够难受的了。只是回顾以前，我特别后悔。如果当初一咬牙出国留学，现在不仅学历更高、英语更流利，还拥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如果我不进我爸单位下属的公司，而是自己找工作，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奋斗，可能早就成为女强人了；如果在我爸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我多找他聊聊，多学习他的人生经验，那眼前的困境只能算小菜一碟。说来说去，还是得怪自己，我仗着爸爸的庇护，不断地偷懒，一直到无人可靠，才被迫学着靠自己。

我考虑过辞职，上招聘网站一看，发现年纪大了工作真不好

找。我不介意从基层做起，但适合的岗位确实少之又少。

前几天我找公司的副总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她是少数几个对我友善的领导之一。我说我以前不知天高地厚，把一切所得都看得理所当然，现在只想在单位好好待下去，但很迷惘以后的路怎么走。她说：“晨曦啊，你唯一的路是好好工作，夹着尾巴做人。别人要挑刺，就让他们挑，同事们心里的气再大，也有撒完的一天，只要他们认定你是个认真努力的好同志，态度会改善的。”她又列举了好多我以前做得不当的细节。她不说我还真没察觉，原来我的优越感无形中早把人得罪光了。

我说我36岁了。她说她都50岁了，不还在报班学习？36岁再不努力，明年37岁，后年38岁，等50岁的时候往回看，36岁是多么美好的年龄啊。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舒服多了。以前太过乐观，觉得人生的好运气永远也用不完；眼下似乎又太过悲观了点，把一时的处境看成永远。一年要走过春夏秋冬，人生也会经历高低起伏。我现在特别想找我爸聊天，听听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一次又一次从泥坑里爬出来的，只可惜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以前都是我爸在照顾家庭，现在就由我来照顾他吧。◇



弘扬社会公德

立家规  
传家训  
树家风

注重家庭美德

公益广告



## 如何一年读 100 本书



文 | 林特特

有人问我，你一年读多少本书？我粗略算了一下，大概100本。

听到答案的人有些怀疑地问我，你怎么看得那么快？能记住吗？你是怎么做到一年读100本书的？

当然有技巧。

首先，不是每本书都值得精读，也不是每本书的每一章、每个字都值得精读。通常，我拿到

一本书，看完书名、目录，还有封底、腰封上的简介和作者介绍，顶多再看一下序言，就能大概清楚要不要细读，花多长时间读，哪个章节需要细品，哪部分需要做笔记、摘抄，梳理完再直奔正题。

其次，选书是有方法的，我总结了以下4种方法。

第一，经人推荐。我朋友中有位姐姐，做了20年出版人，选

书的品位很高，她每次在微信朋友圈晒的书，我都会收藏起来；有的人是某方面的专家，如果我正好要看这方面的书，就会选他推荐的；一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会发布权威书单，我也会收藏起来；听书App也有推荐功能，听了一本书的某个章节，如果深受吸引，再去找来读也不迟。

以上这些荐书渠道不但帮我省了时间，还能让我开阔视

野,发现好书。

第二,有两类书我绝对不会错过。一类是与我职业有关的书。我是一个写作者,文学类的书是必读的。另一类是与我的专业有关的书。我本科、硕士都是学历史的,从历史学科延伸至整个社科方向的书,我都会关注。除了作为精神补给,看这些类别的书等于在做社会调查,可以了解行业、职业、专业的需求,以及前沿和动态。

第三,如果我生活范围内几个性别、学历、收入、兴趣点都不一样的人,在聊天或者发微信朋友圈时提到同一本书,那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找来看。因为,既然他们兴趣爱好完全不同却都读了同一本书,说明这部作品代表着某种社会现象,已成为社会话题。

第四,找交集。什么是交集?同一个领域的几本书,它们的作者不约而同地谈到另一个作家,或这些书都在不断引用另一本书的内容;在相关领域的图书或文章的参考文献里,有一本书、一篇论文反复出现。这些不约而同谈到的人、不断被引用的那本书或参考文献,就是“交集”。赶紧找来看吧,或许,这交集就是破解该领域或主题的关键密码。

那么,书选好了,是不是要马上买、马上读呢?未必——除

了即刻要用的书。有不少书可以只读电子版,在电子书库里下载,加入书架,等有需要时阅读。

如果有一部分书我打算买纸质版,就会先从电商网站找到它,放到购物车里,等某次集中购买。这样做的好处是,我能保证每次买到的书都是精挑细选的,还省去了专门选书的时间,我的工夫都花在平时了。

最后,选到好书,把它们带回家,怎样读得快且效果最佳呢?

我认为,做任何事,包括看书,都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习惯,了解自己做这件事的黄金时间、黄金环境。

有的人喜欢在咖啡馆里阅读,说这样感觉最好,对他来说,环境越嘈杂,越有安全感;有的人读书时必须点一盏灯、泡一杯茶且拉上窗帘;有人爱晨读,有人爱夜读,有人喜欢捧着手机读电子版,有人写写画画才算真的读过……读书的方式因人而异,总体来说,从效果倒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即可。

以我为例,我下午看书最快,在家时,我会在下午抽一两个小时看书;搜索资料时,用电子书最合适;想好好品味时,必须看纸质书。

这些年时常外出,我发现自己坐火车、飞机时看书最投入,

因为相对封闭的环境像一个黑箱,我被关起来了,在这种时候,看书是最易打发时间的方式。所以,我经常带着一本书外出;回来时,再买本书上路。一来一回,两本书轻松看完,阅读体验很愉悦。好几次,我坐4个小时的高铁从北京到上海,下午两点上车,翻开书,一路上风景在车窗外飞驰而过,整个身心都沉浸于书里;快到站了,合上书,窗外的艳阳不知何时变成了初升的白色月牙,树影深了,天色暗了,心头顿时浮现出“不觉碧山暮,但闻万壑松”。

此外,我在看完一部电影、参加完一个活动,或在某地旅游后,阅读与这些内容相关的书时,阅读速度极快,因为渴望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刚看过的事物。当然,反过来亦是如此——看完一本书,找和它有联系的影视剧、作者故居、景点、博物馆、展览……如此,也会对书中传递的知识、思想、情感等更有共鸣,理解也更深刻,书变成了一场精神旅行的起点。

看完书后,讲述评价这本书,会让你真正吃透内容。和阅读同理,当你能消化一本书的核心内容,加上自己的见解,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还能让听众听懂,你会发现,这时,这本书才真正属于你,因为它成了你的一部分。💎

程颢有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心地如常，从来不易。万物若手足，信手写来，多是神往之人、之事。

## 痒

文 | 南在南方

苏东坡和佛印游杭州寺院，见大殿上观世音菩萨手持数珠。东坡觉得奇怪，便问道：“彼自是观音，自诵其号，未审何谓？”佛印答道：“求人不如求己。”





这一则故事兴味颇多，每回背痒呼人来挠，我便会想到这个故事，无奈手不够长。直到有一天，我在街边看见小贩卖“不求人”——竹子做的挠痒耙子——立刻买了一根回来，自此背痒时果然不用再求人。

挠痒耙子，古人叫它如意，有玉、铁、竹木质地的。不过文人可能更喜欢麻姑来挠。李白送丹丘生，云：“明星玉女备洒扫，麻姑搔背指爪轻。”杜牧看书时想：“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苏辙送道人，曰：“道成若见王方平，背痒莫念麻姑爪。”

《神仙传》里说，王方平成仙之后，在蔡经家里招麻姑相见。蔡经见麻姑十指尖尖，心想“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

贾宝玉要看宝钗的手串，宝钗一时褪不下来，于是宝玉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心里有点儿痒，再正常不过。吉田兼好写久米仙人御空飞行，看见浣衣女子，心里一动，摔了个倒栽葱，真是心痒得可爱。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草木也有情。《西游记》第六十四回说，木仙庵处有一株大桧树、一株老柏、一株老松、一株老竹，竹后有一株丹枫，还有一株老杏、两株蜡梅、两株丹桂……一阵风卷走了唐僧，却是成了仙的桧柏松竹“四操”请他来作诗，诗作了好几首，来了个漂亮女子，是杏仙。正在这时，悟空、八戒赶到，那八戒一顿钉耙，连拱带筑。我很喜欢八戒，可每读这一节，非连骂他三五声“呆子”不可，只觉张先“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真是解花语。

苏东坡因诗获罪，忍了四五年不写诗。一位老友送他一锭好墨，东坡便忍不住写了几首诗。诗传到京城，政敌觉得他活得太舒服，于是再贬，这一次被贬到海南。这是技痒。

后来苏东坡总结说，耐贫贱易，耐富贵难；安勤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能耐富贵、安闲散、忍痒者，必有道之士也。这是经验之谈。

身痒、心痒难忍，技痒更难忍。忘了在哪本书里看到过一个故事：盟军抓到一个德国潜艇专家，专家守口如瓶。于是，盟军一位军官想了一个办法：请一个外行，专门在德国潜艇专家放风时给一群犯人上潜艇课，课上破绽百出。第一天，潜艇专家嘴角现一丝冷笑；第二天，外行讲得更离谱了；到了第三天，潜艇专家忍无可忍，走上讲台，竹筒倒豆子……

还有一种是牙痒，“恨得牙痒痒”。这种至今没有体验过，不晓得是有多痒。◇



文  
索  
文

## 人生如米糕

前几日，张文在超市看到米糕了。这种东西在长沙的超市里很常见——纯白色，小碗大小，个个蒸到开花的原味米糕。张文买了两个，回家路上就忍不住打开吃。米糕是冷的，软糯，就是白糖放得有点多，甜得发腻。记忆里的味道，因为冷，似是被锁住，发散不出来。

那天下着大雪，张文在搬家。重回茶园坡，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人也累得够呛，想着去超市买些食材做饭吃。大雪天出门，他把棉衣裹紧，走着去离家不远的超市。

从超市里出来，雪仍在下，张文拿出一个米糕咬了一口，举起来看，与雪一般颜色。雪悠悠扬扬地飘落，落到米糕的缺口上，倏忽便消失不见。



张文第一次吃米糕，是五六岁时在一场初雪过后的外婆家。

米是当年新打的粳米，洗好后，用表哥挑来的山泉水泡，泡上半天，上小磨碾碎。外婆用小勺舀着米往磨眼里倒，母亲推着磨，与外婆说说笑笑。

磨出酃稠的一大盆米浆，撒上白糖、酵母再搅拌，搅拌好后，盆子放在灶台上，盖上盆醒发几十分钟，再分成十几个小碗，每个碗中盛半碗，撒上晒干的桂花。这时灶上的水也烧开了，小碗放入锅中，隔水蒸。

米糕出锅了，个个是开口笑的形状，雪白，氤氲着米香。张文负责烧火，其实是一直守在灶间，等着开锅之际尝鲜。锅盖一掀，他便抢了一个。为了不烫手，他特意将手在冷水里泡了泡。米糕连碗一起拿到手里，用筷子把米糕挑出来，一口咬下，吸着凉气嚼着。初嚼软糯，细嚼回甘，又嫩又甜，三两口，一个米糕便下了肚，张文的眼睛又往灶上瞟。

“有咧，紧着你吃。”外婆站在灶边，用勺沿着碗边将米糕一个个抠下，堆到大碗里，一边碎碎念，“不要急，小孩子有吃在后，莫烫着了，烫了舌头长不高的。”

那天夜里，母亲便在外婆家住下，与外婆挤一床，张文心里欢喜，也要挤着跟她们一起睡。

母女俩讲悄悄话，张文听了满耳朵。

夜很静，屋外只有风声。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树木都秃了枝丫，屋檐下冰凌挂得老长，张文想着，明天早上要大表哥摘一根下来，蘸白糖吃。



夜里雪停了，第二天白天又下起来，老屋建在坡上，坡下的田间小路都披上了一层雪衣。辉姨与姨爹是迎着雪走进张文的视野的，一个大高个儿的男人，穿着黑大衣，戴了顶帽子，和外公走在前头；男人身后跟着个苗条的妇人，穿着毛呢外套，一只小脸裹进了围巾里；后头还跟着两个小孩，看上去比张文要大；再后头，是拿着行李的舅舅们，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张文猴急地跑进厨房给外婆报信。外婆、母亲一早起来磨米浆，足足磨了3大盆。此刻，厨房里的米糕已经蒸了两笼，米香四溢。可今日不比昨日，客人没吃，小孩子不能动嘴。张文引着外婆、母亲出来迎客，自己站在最前头大喊：“辉姨！姨爹！”

辉姨两口子在堂屋坐定，偎着火盆，桌前一应小食琳琅满目，正中是一盆仍冒着热气的米糕。大家话着家常。辉姨将张文唤到跟前，拉进怀里，说：“这么大了，上学了吧？”辉姨脸色白

润，小血管似乎都看得见，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唇，身上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张文望着她，有些紧张，一时连对米糕的念想都没有那么强烈了，也忘了回答。

那天的迎客宴特别丰盛。屋外的雪仍下着，屋内却热气腾腾。饭桌上，姨爹像报履历一般回溯着过往——

他毕业于厦门医士学校，分配到了长沙宁乡县人民医院。20世纪50年代末，获组织推荐，到湘雅医学院进修5年；之后参与湖区抗疫，作为血防医疗组成员转战了整个西南洞庭湖区。“血吸虫病流行起来，满村都是巨脾症，所以国家要把血吸虫病防治写进制度。”姨爹说，“国家培养了我，我要在岗位上做到去世的。”

彼时张文尚幼，听了也不明白巨脾症是什么，他连脾字怎么写都不知道。

餐桌上，辉姨细细地嚼着一个米糕，脸上带着笑，吃完了，便不肯再吃第二个了，笑着说：“我少吃点儿，留个念想。”



张文放寒暑假时，父母要上班，于是七里桥的外婆家、胡家巷的大外婆家、浏阳师范的姨外婆家，都是他假期里的去处。在姨外婆家，张文第二次吃到了米糕。

那个姐姐是中午来的，在暑

期过半的某一天。姐姐瘦瘦小小，着一件灰布短衫，脚下踏一双草鞋，一身汗，背着一个很大的泡沫箱子。她从箱子里拿出一包东西，塞在姨外公手上。

那是一包米糕。姐姐是姨外公的学生，已经毕业了，住在浏阳永和。那天早上家里做了米糕，想送给老师尝鲜，天热，怕米糕变馊，索性借了邻居家的冰棒箱，去镇上冰厂批了一箱绿豆冰，冰上米糕。搭上西行的小火车，冰棒便在车上卖，生意好，却不敢全卖了，留几根在箱里，蓄着些凉气儿。姐姐送完米糕便转身离开，姨外公在后头喊，怎么也喊不住。

米糕没放糖，却嵌了红枣，张文喜它凉丝丝且带着清甜，吃了好几块。那天晚上，张文听姨外公、姨外婆二人闲话，大约知道姨外公的学生为什么会大老远地送米糕来了。师范学校是公费的，学费全免，杂费、书费有助学金，家庭困难的学生便省下助学金贴补家里，自己吃糠咽菜过日。姨外公看不得自己的得意门生这样，便拿家里的钱、粮票贴补。

那天，找了个怕米糕馊了的借口，张文在临睡前将那些米糕全吃完了，胀得半夜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姨外婆又好气又好笑，拎他起来，到院子里走动消食，陪着他一起走了好久。

## 四

成长的过程中，难免有磕磕碰碰、小病小灾，母亲管它叫懵懂运。“长大了就好了。”母亲笃定地说，“米糕开没开花，掀了锅盖才知道。”后来，张文才渐渐察觉，长辈们有一套通用的哲学——人生中的错失与苦楚都属正常，成就与安稳则是“运气好”。

“运气好”的张文就是这么长大的。他就像一张白纸，由这些亲人填上颜色，那些颜色基调温暖、主题鲜明，却带着各种情绪。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张文敏感地察觉到，他们不见得有多如意，但总想传达快乐。

外婆去世于本世纪初；姨爹走于2016年，头一天还在坐诊，第二天在睡梦中突发脑出血，他果然实现了当初的诺言；辉姨隔年也走了。

温柔的人有温和的一生，他们智慧而内敛，历苦难、知苦难，却早已放下了心中的不平，坦然面对命运。就像酹稠的米浆在炉火的蒸腾下变得蓬松柔软，甚至开出花来。

与这些长辈们

长久地相处，耳濡目染，张文也被他们着了色，洇染了几分相似。到了中年，在一地鸡毛中，笑对生活，学着遇到问题换一个方向思考，学着不那么忧郁、敏感，学着隐忍与自嘲。

## 五

这场雪过后，长沙再没下过雪。张文搬回了茶园坡，家里养了两只小奶猫，一公一母。腊八那天，张文起了个大早，给家里人做米糕。工序他都会，豆浆机也能磨米浆。蒸出3小碗纯白、蓬松、开花的米糕，没有放糖，温水化开一勺蜂蜜作蘸料。

咬一口，也是糯糯软软的滋味，蒸气逼出米香，蘸一点点蜂蜜，吃出满口清甜。儿子拿勺舀着吃，舀着舀着有些不耐，直接上手拿。“爸爸，这不是馒头啊？”儿子问。

“这是米糕。”张文笑着回答，“爸爸做的米糕有魔法，吃了就会运气好。”

（本文来自网易人间工作室）

图 | 令山一只



# 夜明

文 | 陈志宏

音符如雨前闪电，划过耳膜，令身为之震颤，心为之亮堂。我那蚀骨的寂寞，仿佛得到了全世界的回应。

像檐下飞雨，溅在青石板上叮叮咚咚；似风过竹林，枝颤叶翻飞；如水的旋律抚过每寸肌肤，所到之处汗毛根根竖起，仿佛千军万马迎风伫立。忽而，乐音如雪，奇异婉转，好似兜头泼来一桶冰泉水，别样的冷由外而内，冰封了心。

这是电影《阴阳师》的主题曲《夜明》，由日本尺八演奏家佐藤康夫演奏。

夜明——多好的词语，朝阳下草尖上的晨露似的，带着宇宙太初的纯净，婴儿初啼的喜悦。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天一擦黑，人便仿佛置身神秘的世界。油灯微弱的光线外，仿佛倒扣了一口黑锅似的，莫名的压抑感，令人心慌。自那时起，我就对灯火莫名依恋。

在县城上高中，拜白炽灯所赐，夜不再黑得令人心慌。在电灯照亮的世界里，我像婴儿断奶一般，渐渐戒断了对灯火的依恋。回到家时，再难以适应那种纯粹的黑，对油灯微弱的光只有无尽的嫌恶感。

细细深究，夜再黑，自有其亮处——不是电灯，也非烛火，而是宇宙间自然散发出来的光亮，这才是夜明的真正意义。

沉沉的阴天，雨雪霏霏的夜，都挡不住天光。也许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再黑的夜，总有一线幽幽的明。因为有光，夜明才迷人。

漫漫思绪飞翔在浩渺无际的夜空，《夜明》的曲调在尺八那低沉、哀婉的旋律中缓缓止息。

夜之明，空灵如水，浮一丝阴郁，漂几许惆怅，夹杂着深深的感念。

人这一生，要走多少夜路，才能在“夜明”中抵达明暗交织的境界？



# 栗子炒鸡

文 | 事已至此



栗子炒鸡——这是一只鸡在沂蒙山的宿命。吃了一夏天的肥虫，在一个浪漫的秋天，小鸡们乐呵呵地在山中溜达觅食时，姥姥的一只大手抓住它们，放血脱毛，斩块腌制，一气呵成。

姥姥在山后面养了一山的鸡，什么时候想吃，随手去抓一只就行。后山小鸡的生死不掌握在阎王爷的手里，而是取决于我姥姥的心情和走亲访友的频率。

但栗子不好等，十月份才有，过了时节，栗子就老了。每一

年，我和姥姥都站在山头上耐心地等秋风起，期盼着一定要是好天气，一年摘鲜栗子的时间只有几十天。

栗子树已经很老了，老到它的树皮都开始长绿毛。每年，姥姥都会看着栗子树摇摇头，说：

“这树要完蛋，明年就吃不上栗子了。”可每一年，我们都能打下很多栗子——这棵树和我一样，就是不听姥姥的话。

栗子要用长杆子从树上打下来。小时候，这是姥姥的活

儿，矮小的我只躲在一边静静地看着。后来，我越长越高，长得比姥姥还要高，打栗子的杆子不知道哪一天就挪到我手里来了。我昂着头，不停地敲打绿球。

栗子长在一个毛茸茸的绿球里。说它是毛茸茸的绿球，可这个球其实是一个长满刺的绿壳，要戴着工人搬钢筋的橡胶手套才敢碰它。

《西游记》里有一集，讲的是一个国王的王后被妖精掳走，一个神仙送给她一件衣服，妖精

一碰她就被扎得嗷嗷叫。我怀疑那件衣服就是用栗子壳的长刺织出来的——每一次我被扎到，都叫得比妖怪还要响亮，整个山谷都是我叫声的回声。

带壳的板栗要放在地上晾晒，晒两三天壳就自己裂开了，一个个饱满的栗子蹦出来。栗子只能在太阳底下晒一中午，把里面的水分晒出去一部分，方便鸡汤入味，但是又不能全晒干，免得栗子不鲜嫩。

金秋十月，姥姥在山上的大石头上晒栗子，顺道坐下捶捶腿，晒会儿太阳。身边几只蠢蠢欲动的小鸡过来吃栗子，姥姥恐吓它们：“你们要是嘴馋，就把你们炖了吃。”

栗子炒鸡，最关键的就是火候。烧锅要用木柴，姥姥说别的燃料烧出来的不香。在姥姥多年的训练下，我早早掌握了烧火的关键技术。划一根火柴，小小的火柴头在空气中燃烧，红磷燃烧时有一股叫人上瘾的味道——哪怕日后我不再烧火，路过铁锅时，还是会忍不住把手伸进锅下面的凹槽，摸出火柴划一根，闻一闻。

先放油，油热了，再把干净的板栗放进去炒。一个个板栗在油锅里炸开花，金黄的栗子肉从黑壳里蹦出来，待栗子炒得锃亮，吸够了油，就开始放鸡肉。

姥姥拿着大铁铲子使劲翻炒，一刻不停，鸡肉吱吱冒油的声音加上栗子炸裂的声音，听起来分外热闹。

“妮子，使劲烧，烧大火。”收到指令的我往灶里放柴，火从砖缝里呼呼地冒出来，烧到灶台上。姥姥在火中不停地翻炒，每一块鸡肉都在冒香气。我心急如焚，怎么还不熟？我烧的火明明已经那么大了。

“妮子，拿热水。”一勺热水倒在锅里，水碰在锅边，热气腾腾，视线被白色的水汽笼罩，“食神”炒菜也是这个架势吧？

锅盖一盖，剩下的就是等待，每次蹲在锅边等鸡肉熟，我都会犯困睡过去。别看我小，干的活儿可不少——晒栗子，洗栗子，烧火，搬柴，还要撵狗，别让狗把洗干净的鸡肉吃了。

秋天一来，姥姥院子里的树都秃了，浓烈的阳光直接晒到地面，晒得我头皮发烫、脸蛋通红，一会儿工夫我就困得站不起来了。

“妮子，快起来。”姥姥轻轻晃晃椅子。满院子都是香味儿，肉鲜，板栗香，隔壁院子的小狗都跑来了，老实地等着吃鸡骨头。

“好吃吗？”

“好好好好好。”我的嘴被鸡肉烫得不停抽搐，就像说了一

段rap，还不停地哈气。

“肉还没熟透吗？你还要放嘴里炒一炒。”姥姥的冷笑话总是让我猝不及防。

姥姥牙不好，吃什么都很慢。她好像更爱看我吃肉，碗里没有肉，就立马夹给我，不停地放，塞得满满的。

栗子一咬就软，沙沙的，绵绵的，外皮吸满鸡汤，鲜嫩，中间又是栗子本身的清香；鸡肉也鲜，烂得脱骨，一咬就滑到嘴里。

这道菜做起来很麻烦，别人来姥姥家做客是吃不到的。只有我去了，姥姥才会去捉鸡、摘板栗，开心地和我蹲在院子里吃饭，一直等到太阳下山，夕阳的余晖照进院子里，锅底的火映照在脸上，再留我过一夜，盘算着第二天上山打更多的板栗。

现在很多大饭店也做这道菜，板栗比姥姥家的还大，菜单上的配图是土鸡，可吃起来就是没有那个味儿。姥姥听后，骄傲地说：“那能一样吗？他们厨师是花钱在学校学炒菜，我可是拜灶王爷为师，他老人家亲自传授的厨艺。”

后来，我在外地求学，回去吃“食神”做饭的机会不多了。

小时候，秋天是收获各种美食的季节；长大后，美食还在家中，而我只能在远方思念。💎

# 平民春鲜 第一鱼

文  
王  
伟



太湖流域孕育了上百种淡水鱼，常见的有“四大家鱼”、鲫鱼、鳊鱼、鲤鱼、白鱼、黑鱼、银鱼、鳊鱼、黄鳝、梅鲚鱼等，剩下的都是小众鱼类。小众各有各的原因，既有数量稀少、难以加工的河豚，也有个小肉少、刺多易哽的穿条鱼，还有行动迟缓、食之无味的鳊鲂，但要论起谁最有个性，非昂公鱼莫属。

昂公鱼扁头阔嘴，黄肤无鳞，长四五寸，重二三两，体表有不规整的黑斑。它白天潜伏于水底，夜间浮游至水面觅食，背鳍和一对胸鳍各长着一根叛逆的坚硬尖刺。昂公鱼出水后易受惊发怒，3根硬刺雄赳赳地挺立起来，嘴里发出“昂嗤昂嗤”的奇怪声音，因此被上海人叫作“昂嗤鱼”。昂公鱼的硬刺有微量毒素，刺缘有细密锯齿，用手握会被刺伤，钻心的疼痛会让人整宿难眠，所以南京人称其为“昂刺

鱼”。

其实，昂公鱼是无锡人的叫法，其学名叫作“黄颡鱼”，鲇形目鲇科黄颡鱼属。昂公鱼适应能力极强，分布在从西伯利亚到中南半岛的水域，国内各地居然有200多种叫法：四川人叫它黄辣丁，湖北人叫它黄嘎子，湖南人叫它黄鸭叫，广东人叫它黄骨鱼，安徽人叫它黄丫鱼，山东人叫它吱呀鱼，东北人叫它嘎牙子……如此多的别称，恐怕再没有哪种鱼能出其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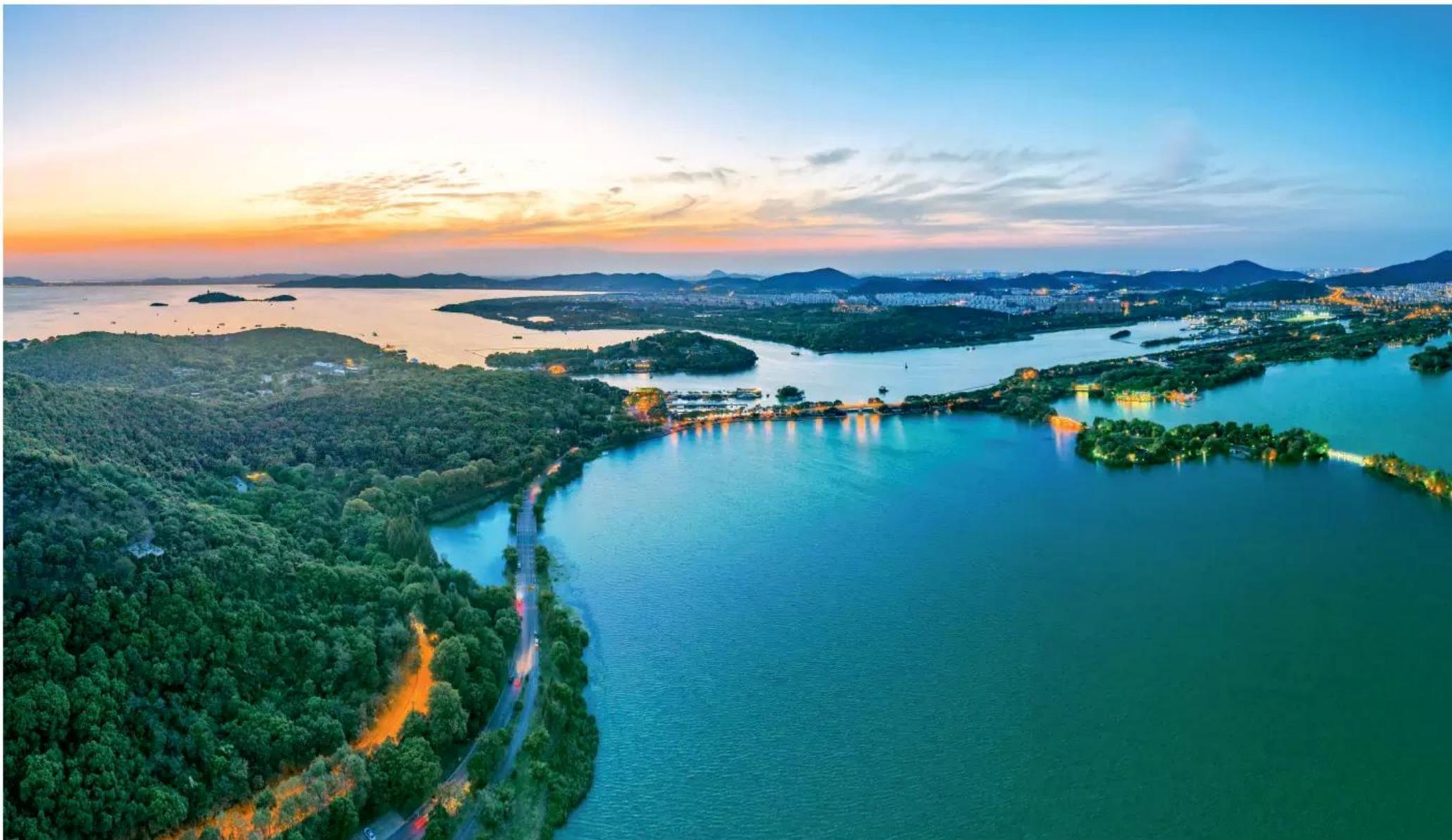
刺头归刺头，倒不妨碍昂公鱼滋味鲜美。常规做法是一勺菜籽油热锅，倒入昂公鱼与葱花、生姜翻炒至鱼皮焦黄，再倒入花雕酒和冷水，大火伺候，烧开后改小火慢慢炖。待15分钟后汤色乳白，捧碗在手，吮汤入口，味蕾生花，香入肺腑。

除了烧汤，昂公鱼炖蛋也不错。打两个鸡蛋搅拌均匀，昂公

鱼用细盐、黄酒腌制去腥，稍后放入小碗，倒入蛋液覆盖鱼身，撒上葱花隔水蒸20分钟即可，极适合孕（产）妇和小孩吃。

很多年前，我还在吴江乡下见过农家秘制昂公鱼拌菜饭。将洗净开膛的昂公鱼钉在木头锅盖背面，底下大铁锅烧饭，盖上锅盖后大火煮沸，小火焖烧，柴火烧尽时掀开锅盖，上面只留下完整的骨架，白花花的鱼肉掉落在白米饭上，浇上炒熟的蔬菜和萝卜干一起拌匀，鱼香、饭香、菜香袅袅绕屋，还未开吃便觉神清气爽、胃口大开。而以前住在上海石库门的人家常用咸菜、豆腐来料理昂公鱼，细细品，慢慢咂，平平缓缓，余味悠长，犹如阿妈娘在耳边低语，心里一片波光旖旎。

老家在高邮的汪曾祺曾在江阴读高中，也喜欢吃昂公鱼。他在《故乡的食物》中这样描写



道：“昂嗤鱼通常也是氽汤。虎头鲨是醋汤，昂嗤鱼不加醋，汤白如牛乳，是所谓‘奶汤’。昂嗤鱼也极细嫩，腮边的两块蒜瓣肉有大拇指大，堪称至味。”

后来，汪曾祺定居北京，跟昂公鱼再难续前缘。有一年，北京一家鱼店不知从哪里运来一些昂公鱼，无人问津。顾客都不认得这是啥鱼。有一位卖鱼的老师傅倒知道：“这是昂嗤。”汪曾祺看到高兴极了，买了十来条。回家一做，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原来昂公鱼要吃活杀的，经过长途转运又在冷库里冻了一些日子，肉质变硬，鲜味全失，一点意思都没有。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小雅·鱼丽》云：“鱼丽于罍，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把酒尝鱼，岂不快活？苏辙离乡当官后，仍然好一口昂公鱼，还亲自下河捕鱼。他在《绝胜亭》中写道：“爨烟惨淡浮潜浦，鱼艇纵横逐钓筒。”一条小小的昂公鱼，作为美食经久不衰，其承载的欢

愉自不必多说。

今日的江南，菜场常有卖昂公鱼的，以春秋两季最多，滋味也最为肥美，无愧于“平民春鲜第一鱼”之称。“平民”一说，盖因其模样凶狠，身有硬刺，且个头也不大，上点档次的饭店是看不上眼的，味道再鲜美，终究仍是百姓家常菜。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不可辜负，从童年到晚年，星星点点勾连着我们的成长轨迹，历久弥新。◇

# 张嘉佳：普通人自救指南



《天堂旅行团》，“有我生命里所有的病和药”。

文 | 本刊特约记者 陈敏

到了约定的时间，作家张嘉佳不在会客室，工作人员说他刚出去。

等他回来，窝进椅子上，长发微髻，黑袍宽大，瘦出棱角的脸，并不见沧桑，反而流露出单纯的书卷气。他显然有些累了，眼睛常常半垂，但还是会好好地回答每个问题，保持善意。

他的微信朋友圈设置了三日可见，常见状态是凌晨撸串，听慢歌，白天健身并晒出卷腹次数，签名是“少年加油”“越瘦越高兴”。

从前这位少年恃才傲物，是南京大学的知名才子。

那时他想要娶自己最爱的女人；要一睁眼就知道世界刚发

生的新鲜事；要微信公众号写3篇文章就赢得10万阅读量，快速积攒百万粉丝；要为此奋斗，死而后已。

2003年，21岁的张嘉佳在读书期间患上抑郁症；他于2012年离婚，婚史半年；2014、2016年，他两次因为心脏病被送到医院抢救；2021年又被诊

断为焦虑症、抑郁症、惊恐症，三症齐发，濒死感如海水包围；最坏时，他一日要吃11种药，共16颗，熟悉了死神立在身侧的感觉……跃跃欲试地跳上“拳击台”，但被命运频频打倒，他终究学会了低头、顺从、理解、接纳。他接纳了爱人、朋友的离开，接纳了悲伤是生命的一部分，接纳了颠沛流离的旅途。他在被命运重拳击倒的间隙，积攒他看到的星光，听过的音乐，遇到的爱，然后一点点编成文字，陪伴人世间那些向隅而泣的小孩，或者不肯被羁绊约束的“疯子”。

陈坤曾说，身为演员，就是把自己放到手术台上，世人都可来解剖。“我把自己完全敞开给你们看，我扮演的每个角色，都在讲自己。”张嘉佳也是如此，他用笔剖心，藏在主角的袍下，讲最真实的日常聚散。

“我写的不是悲剧，写的就是普通的人生，是每个人逃避不开的生老病死。”

习得人生悲凉底色，张嘉佳创造了一个温暖善良的小世界，借此自救，治愈他人。

2013年，张嘉佳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出版，讲小人物的各式爱情，“雨过天晴，终要好天气。世间

予我千万种满心欢喜，沿途逐枝怒放，全部遗漏都不要紧，得你一支配我胸襟就好”。《云边有个小卖部》怀念多情的外婆，“货架堆着岁月和夕阳，背后就是山。老人靠着躺椅假装睡着，小孩子偷走了一块糖”。再到新书《天堂旅行团》，潦倒大叔和绝症女孩互相取暖，在陌生旅途中萌发善意，“遇见你，就像跋山涉水遇见一轮月亮，以后天黑心伤，就问那天借一点月光”。

不写字时，张嘉佳四处旅游，呼朋引伴，饮遍世间酒。设想自己老到牙齿脱落，连块肉都咬不动，“我也要慢慢咀嚼一天，活下去”。他说他一天都舍不得少活，只担忧年龄增长，灵魂会逐渐消亡。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所以他记下良辰美景，及时分享。

有一年，张嘉佳去西北看雪山，拦了辆卡车上路。下车后徒步，走了两天两夜，晚上睡10元钱的旅馆通铺。房间挤满了人，冬天又特别冷，他裹着一张破破烂烂的毛毯，躺在通风的走廊里。环境的粗粝和寒冷反倒激发了他对美的触觉，他只是望着明澈星光下的皑皑雪山，全然忘了孤寒的处境，只记得那一晚圣洁温柔的星光如何与内心交相辉

映。

人生苦短，珍视每刻，足矣。

熟悉嘉佳的编辑说，大部分作者可能太想创造独一无二的作品，反而失去了一些纯粹的真实想法，嘉佳却只想讲普通而动人的故事。

赚不赚钱，都做自己喜欢的事，都写自己爱写的字。他不要任何标签，自认“就是个疾病缠身的作家，力不从心的普通人”。

▲ 我就写跟我一样的普通人，写善意，不写“爽剧”

**《读者》（原创版）：**你说书里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其中最难勾描的人物是谁？有什么特点？

**张嘉佳：**最近两本书的主人公都没什么明显的优点，正常的主角一定比其他人强，但无论是《云边有个小卖部》里的刘十三，还是《天堂旅行团》里的宋一鲤，都是普通的少年，甚至弱于常人。能让读者喜欢，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有善意。

但很多读者才看完全书的五分之一，就开始批判主人公的人设。我心里是很难过的。主人公本来就是我自己自身的一个映射，

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都不那么厉害，除了有点儿文字天赋。我就写跟我一样的普通人，再普通，也有他特别的地方，所以才写进书里。

**《读者》(原创版):**有的普通人不想再读普通的故事，因为自己也在社会中挣扎。他们想要看主角是怎么翻身的，给所有瞧不起自己的人狠狠一个耳光，也就是所谓爽剧。你怎么看？

**张嘉佳:**大家不能接受这个人一直平凡地活着，有小小的喜悦，有很大的痛楚，但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我一直希望通过写作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一点儿，小说里面的善意和美好也都是经过高度提炼的。哪怕只有1个读者被书里某个发光的片段温暖，我都觉得这本书是有价值的。

**《读者》(原创版):**时光会成全普通生活的价值。有报道说，你的小说累计销售已经超过2000万册。现在的你，对写作会有焦虑吗？

**张嘉佳:**现在写小说非常难。熟悉的流行小说几乎消失了。我有时也会焦虑，想是不是要换个赛场？想了想，我还是不愿写“爽剧”，就想写普通人。

▲ 不用找导师来排解，悲伤是人生的一部分

**《读者》(原创版):**随着人们的心态渐渐变得平和，不需要



总是证明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也会越来越被尊重。普通人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张嘉佳:**我喜欢写人世间普通通的悲欢离合。在《天堂旅行团》里，路途上如果遇到的不是白领青青，不是支教老师田美花，主角奔向的可能就是另一种

人生。而我写这本书的初心，是想传递年轻人和这个世界彼此的善意，是想告诉读者，无论痛苦、悲伤、快乐、幸福，掀开来都是人生的一部分，都是必须经历的，不用排斥，也不用非得找人生导师来排解，这就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你能接纳，就是意义所在。

**《读者》(原创版):** 沿着这条路写下去, 计划过未来更多的可能性吗?

**张嘉佳:** 王家卫跟我讲过类似的话题, 他说: “按你的天赋, 你应该走得很远很远的。” 但是我对走那么远兴趣不是很大, 能力也还不够。写作的时候一定是尽其所能, 先把自己想做的做好, 能走多远走多远, 不强求。

### ▲ 我不想燃烧, 也不想只为自己而活

**《读者》(原创版):** 人生如果只是一场燃烧, 你会用什么做燃料?

**张嘉佳:** 其实我不想燃烧……最惦记的, 就是还有啥没吃。去年惊恐症第一次发作就很可怕, 我直接被救护车抬走, 幸好当时的值班医生还挺见多识广, 说是惊恐症, 让第二天去看心理医生。那一个月, 同事每天晚上轮流陪我, 要看着我睡熟, 怕我出事。

**《读者》(原创版):** 如果昔日重现的话, 你希望是哪一幕?

**张嘉佳:** 小时候的春节, 整个家族三代人都在。我们通宵放鞭炮, 和全国各地回到老家的亲戚团聚。一个家族的春节慢慢散掉, 就是从爷爷奶奶辈走了开始, 然后叔叔、伯伯、姨妈……也慢慢没了。长辈是维系一个家族的重要纽带, 《云边有个小卖

部》里性格彪悍又温柔的外婆, 我就是照我外婆写的。我的祖辈全没有了,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走了。叔叔40多岁就因脑梗变成植物人, 父亲是60多岁时心梗走的。

我也还没看懂死亡这件事。我参加过很多次葬礼。《云边有个小卖部》里的女孩程霜是有原型的, 我们小时候就认识, 后来她转学去了大城市治病, 我们一直通信。她从12岁得病起, 扛了17年, 还是没扛过去。我的高中同班女生, 突然车祸去世时才二十五六岁。

包括我的一位合伙人(注: 蒋政文, 前褚橙营销策划人, 张嘉佳好友), 查出得了癌症, 抗争了20个月, 2019年走了……死亡对我来讲, 还是太恐怖, 正因为恐怖, 才会为活着找理由, 找意义, 告诉自己一个人不是只为自己活着的。

### ▲ 有钱或没钱, 我都喜欢相同的生活

**《读者》(原创版):** 去年生病后, 你瘦了20多斤。现在回头再看你的《天堂旅行团》, 就会懂26岁的宋一鲤的悲凉从何而来, 而旅途中遇到的那点儿善良又何其珍贵。

**张嘉佳:** 书里面其实混杂了20岁的叹息和40岁的叹息, 但读者能看出这两声相同的叹息

声背后有不同的故事吗? 心里的裂痕, 外人是看不到的, 有一天心咔嚓碎了, 大家可能才能觉察到。

**《读者》(原创版):** 在《天堂旅行团》的后记中, 你毫不掩饰自己在病榻上挣扎求生事实, 并请喜欢你的人原谅你的脆弱和无能。这样的书写源自怎样的勇气?

**张嘉佳:** 世上万种苦难, 我的痛苦与之相比只算微小。写作于我而言, 就像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 一刀刀割开骨肉, 看看哪里裂痕密布, 再一针针缝补心脏, 看看伤痛怎么消除。这也是我的工作, 既然我要让读者看到、感受到世界的善意, 那我就把所能感受到的都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读者》(原创版):** 有认知但不陷入情绪的嘉佳, 2022年的期望是什么呢?

**张嘉佳:** 希望能把房贷还了。有钱和没钱, 我都喜欢相同的生活, 无非是住得好点, 吃得好点。让自己重新回到一个角落里, 好好活着, 翩翩起舞。◇



作者: 张嘉佳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博集天卷  
2021年8月

文一  
普通肉饼

# 大舅和鸽子



## 一

“走，上楼看看你养的鸽子去。”

在二楼餐厅吃过午饭，我们往楼上走去。从2018年开始，大舅在自家楼顶养鸽子。那年他在云南做生意失败，只带回10只鸽子。

从六楼阳台走出去，顺着石头阶梯再上一层，一股臭味扑鼻而来——是鸽子的味道。

一层楼高的鸽笼占去楼顶一半的位置，里面关着100多只灰鸽。六面均由细铁丝围成的鸽笼距离地面大约60厘米，从笼子到地面，沾着密密麻麻的白色鸟屎。大鸽笼里面装着三层约60厘米见方的小鸽笼，每个小鸽笼的门都敞开着，里面放着一个

草编鸽子窝。一只肥胖的鸽子陷在这个像懒人沙发一样的窝里，脖子缩在身体的脂肪里，看上去正在安详地孵蛋，或是懒洋洋地休息。也有鸽子夫妻挤在一个窝里，偶尔用嘴巴亲亲对方的身体或脸。

这20多平方米、2.5米高的空间里，竟然能装下100多只鸽子。它们看上去都长着黑色眼珠、细弱的肉色爪子，脖颈上带着渲染过的渐变蓝色，中间掺杂着紫、灰、黑、红。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它们羽翼和毛色上的细微差异。有的鸽子灰色身体上有斑点一样的蓝色色块，有的鸽子则有整齐的蓝色条纹。

在鸽笼里，鸽子的飞翔距离局限在一两米内，扑棱一下翅膀便急忙伸出爪子落地，仿佛是为

了防止一头撞到笼子上。一只鸽子的寿命有十几岁，除了从云南送来的那10只老鸽子外，大多数鸽子都出生、成长在这小小的笼子里，它们大概不知道自己原本可以翱翔天际，飞行几千公里。

## 二

大舅是从2018年开始养鸽子的。他从市场里买来铁笼材料，自己一个人在楼顶把鸽笼搭起来。几年过去，鸽笼的面积扩大了四五倍，鸽子的数量也从10只增长到100多只。

大舅见我好奇，说：“我进去拿一只给你看看。”

他把鸽笼的一扇门打开一条小缝，侧身缓缓挪入，以免某只鸽子逃跑。“我先拿两只小鸽子给你看看。”大舅在笼底的一



只小鸽笼旁蹲下，伸手试图取出鸽窝，“这鸽妈妈还会用翅膀打我，护犊子。”大舅双手把那只鸽妈妈抱出来，取出放着两只幼鸽的鸽窝，拿到笼边给我们看。

隔着铁笼，我看到鸽窝里两只肉粉色的小生物，身上包裹着零星羽毛的骨骼还未发育，眼睛还未睁开。

我想起平时大舅给我们家送的鸽子蛋，小小的一枚躺在手心，只有半截大拇指大小。与鸡蛋、鸭蛋不同，鸽子蛋煮熟后剥开晶莹剔透，从蛋白便可看见蛋黄。

大舅又抱出一只鸽子给我看，放在怀里，一只手展开它的翅膀：“这是比赛中得了第11名的鸽子，看，翅膀上还盖了章。”这只鸽子的蓝色花边被展开，像

一把精巧的灰底蓝花纹扇子，隐约可以看见上面有一点红色墨水印记，大概便是大舅说的盖章。它的右脚上套着号码环，左脚上套着参赛的名次环。

2020年，大舅的鸽子第一次参加市赛区赛鸽比赛。他带了20只鸽子，一只鸽子100元报名费，总共交了2000元。比赛时，因为被别的鸽子传染，大舅的19只鸽子全部病死了，只剩下这一只雌鸽，最后为大舅捧来第11名的奖杯和1000元奖金。如果不算旅费和人力成本，大舅参加这次比赛净亏1000元，但好在赢来了一个奖杯。他把奖杯拿出来给我看，玻璃奖杯顶部是涂着金色颜料的塑料鸽。“他把我的名字给写错了。”大舅指着奖杯底座上的金色铭牌说。

50岁，对一个生长在农村、做了一辈子小生意的男人来说，确实不太适合开始一份新事业了。养鸽子只是他的爱好。

### 三

我问大舅从哪里学习的养鸽知识。他漫不经心地说，就在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里看看，有养鸽“网红”直播卖鸽子，每个月赚几十万不是问题。“我就不指望发大财了，发点儿小财就行。我没有那个野心。”大舅说。

有一位朋友从他这里定了20只鸽子，总价3000元，先交了1000元定金。

6楼的房间地板上放着烧水壶和一排鸽子吃的保健品。大舅只给鸽子喝放凉的开水。进口保健品长得像洗衣液，上面印着很

多英文，有深海鱼肝油、赛能磷钙液、肝精速补液等。我去网店看，这些东西价格倒不贵，大都几十块钱一大瓶，能用个把月。但如何选用，真得花一番精力。

大舅对待鸽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甚至更好。

#### 四

我约了大舅一起去市养鸽协会拜访，但他告诉我，协会不在城区，而在附近的田间地头。养鸽协会的小木屋门口围了一个小院子，种了些观赏性花草，一只狗被关在笼子里，见人来了，团团转。

“郑会长，这是我家外甥女。”大舅带着我推门走进烟雾缭绕的房间，几个男人坐在茶桌四周一边喝茶一边抽烟。一个光头的中年男人斜着眼睛，歪着嘴巴，坐在泡茶位，动作娴熟地泡茶。他就是郑会长。

市养鸽协会是1988年建立的，那年只有27个成员，包括郑会长和坐在我左边的秘书长。30多年过去，协会发展到190多人。“多了很多呀！”郑会长这样说。

协会最主要的工作是每年组织一次信鸽飞行比赛，也就是大舅之前参加过的那场比赛。房间里堆放着鸽粮、塑料箱，还有一个装着一只绿鹦鹉的大笼子。角落的一只竹柜上，摆满了郑会

长的奖杯，和大舅家里的一模一样。

郑会长说，参加信鸽飞行比赛的鸽子需要佩戴官方的脚环，比赛规格不同，脚环的价格几百上千元不等。戴上了不同规格的脚环，鸽子也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养鸽需要下多少成本因人而异，鸽粮有好有坏，鸽笼有优有劣，营养剂千差万别。鸽子的世界也如此纷繁杂乱。

养鸽协会只有周日才开门，整个下午，几个男人便坐在这里喝茶、抽烟、聊天，打发时光。小镇上的男人一到退休的年纪，人生便已经没有什么可忙碌的事情——家，由女人负责，而他们需要在外维持既有的人际关系，或者寻找新的社交方式。

养鸽即是其中一种。

#### 五

说起北京的养鸽人，大舅脸上充满向往：“现在最好的鸽子都在中国。”

“为什么？”

“中国人肯花钱啊，把全世界的好鸽子都买来了。”

我看到新闻里报道的北京职业养鸽人，站在整洁、敞亮的原木色大鸽棚里，头顶的阳光闪耀。这和我在大舅家6楼楼顶看到的布满鸽屎和鸽毛的铁笼完全不同。职业养鸽人每天为鸽棚开窗通风，打扫卫生，以免影响鸽子的呼吸，并且聘请了专业的赛鸽教练；而在这个小镇上，养鸽子的男人们更需要的，或许只是能在周日下午和几个朋友一起聊聊天。

赛鸽就像买彩票，即使买了一辈子，可能最好的成绩也只是一袋洗衣粉。大舅需要找些成功概率更大的事情来做。小舅刚刚在镇子上租了两间厂房，一间压塑，一间装搭插座的防水盒。他叫大舅过来给自己帮忙，一起做生意。

大舅50岁了，哪儿有什么生意，只有生计罢了。◇



产业  
振兴

人才  
振兴

文化  
振兴

生态  
振兴

组织  
振兴

# 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描绘农村农业发展新蓝图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持续弘扬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

的伟大脱贫攻坚精神，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公益广告

# 不旧

文 | 朱成玉



春天从来不会变旧，但夏天还是将它替换；夏天也不会变旧，但秋天还是将它驱赶；秋天也不会变旧，但冬天终将把它征服；冬天也不会变旧，春天只是把它融化。

我们可以日复一日地老去，但从来不会变旧。你的皱纹，它不是旧的。你若仔细看，那些皱纹也会闪着崭新的光。

透亮的光，始终都照在我们身上。

哪怕是死亡，也可以不旧。就像电影《大鱼》的结尾：父亲的葬礼上，他生命中出现过的

人都到场了，大家快乐地互相问候，像是在庆祝一个美丽生命的诞生——那是对死亡最特别的阐述。

在一家饭庄的门前，我看到数个旧轮胎被填上了土，种了花。那些花盛放着，分外艳丽妖娆。旧轮胎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它还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存活”。轮胎变成花盆，它便不旧了。

在公园的山路上，我经常看到一个年过八旬的老者在走路锻炼。他精神矍铄、步履轻盈，年轻人都会被她轻易地超

过去，他还不忘善意地“揶揄”一下：“快点走啊，连我这个老头子都走不过！”这样的场景持续了几年光景。忽然不知从哪天开始，再见不到他的踪影，我们都担心他是不是生病了。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半年后，他佝偻着腰身，精神头儿还在，一边快走一边听着收音机里欢快的曲调。这一次，我们轻松地超过了他，他还是不忘调皮地冲我们眨眨眼，竖起大拇指。他终于慢下来了，像一座老旧的钟，虽然心劲儿还在，但发条明显松了，越来越慢。





但我相信，他依然不旧。

我一遍遍读着北岛的《时间的玫瑰》，被这首诗的诗性与意象所震撼。我们曾被时间的玫瑰所热爱，也终将被时间的玫瑰所遗弃。时间可以是玫瑰，也可以是利斧。它可以把我们带向衰老，但永远无法把我们变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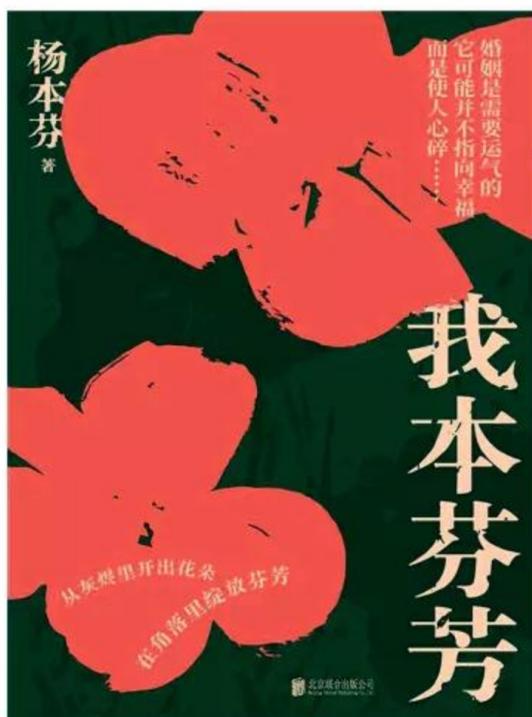
妻子对我说：“你越来越像你爸了。”是的，我的状态在一点点趋向衰老。现在的父亲瘦小、羸弱，但我知道他也曾健壮过，一如我意气风发时的样子。我与父亲流着相同的血，所以，

妻子说我越来越像父亲，并不使我觉得悲哀。老了又如何呢？我的骨头，依然是硬朗的。

赫尔曼·黑塞在《堤契诺之歌》中有一段优美的描述：人生苦短，我们却费尽思量，无所不用其极地丑化生命，让生命更为复杂，仅有的好时光，仅有的温暖夏日与夏夜，我们当尽情享受。玫瑰花及紫藤花已开开落落了两回，白日渐短，每个树林、每片叶子都带着惆怅，轻叹着美景易逝。晚风徐徐，拂过窗前树梢，月光洒落在屋内的红色石板上。故乡友人，别来无恙？

你们手中握着的是玫瑰还是枪弹？你们是否依然安好？你们写给我的，是友善的信，抑或是谩骂我的文章？亲爱的朋友们，一切悉听尊便，但无论如何，请切记：人生苦短。

人生苦短，美景易逝，当下即为珍珠，即为天籁，即为桃花源般的曼妙之境。如此，在一面镜子前，我才能认真地反复看着自己，像看一件孤单的事物——依稀可寻的棱角，骤然猛增的白发，所谓沧桑就是这个样子吧？所幸，依然有光，我还不旧。◇



## 我本芬芳

杨本芬 著  
类型：随笔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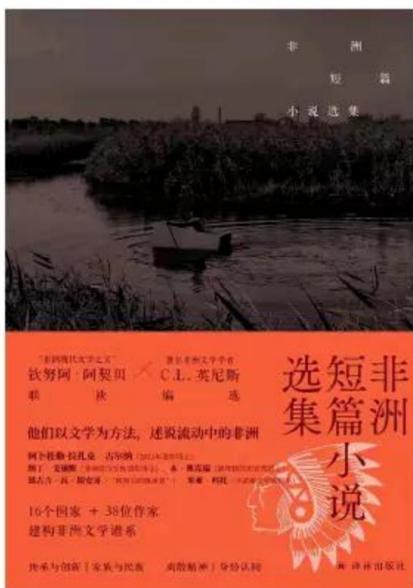
撰文一穆雷

为家庭、孩子奉献多年，却得不到来自伴侣的珍重——许多女性经历着类似的婚姻。在《我本芬芳》中，杨本芬老人将目光对准婚姻，讲述女性那些不被看见的孤独、不被欣赏的失落、不被尊重的委屈，提醒我们去正视、反思那些有意无意被忽略、被遗忘的周遭女性的命运。



## 非洲短篇小说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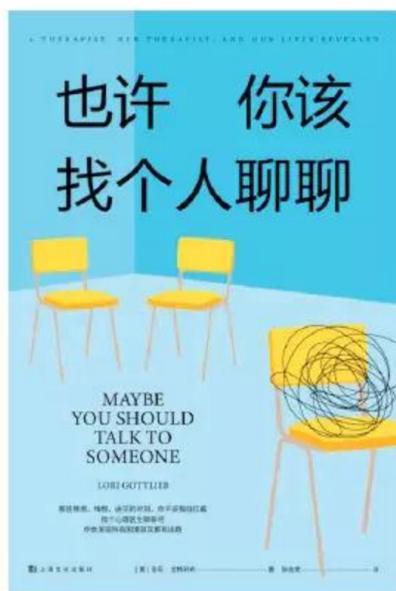
[尼日利亚] 钦努阿·阿契贝 [澳大利亚] C.L. 英尼斯 编  
类型：小说  
译林出版社  
2022年2月



本书囊括了来自16个非洲国家的38位作家的作品，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笔下南非的严酷现实，也有布克奖获得者本·奥克瑞所描述的奇幻世界，熔写实、梦幻、幻想、意识流于一炉，既反映了当代非洲生活的变化，又表现了小说创作手法的更新。它让我们看到非洲的人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又如何看待自身的存在与未来。

## 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

[美] 洛莉·戈特利布 著  
类型：心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1年7月



作者怀着同情与理解，讲述了诊室中的5位受访者的人生故事，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洛莉笔下那些苦苦挣扎、想努力变得更好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 白色记事簿2：病床前的战争

陈拙著  
类型：非虚构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年2月



面对罕见、危重疾病患者，医护人员都竭尽所能，有时他们会创造奇迹，有时却只能默默目睹生命的消逝。本书从专业医护视角，通过12个真实故事，带领读者了解医患之间不为人知的人生遭遇和精神历程，消解人们对于某些疾病、医疗岗位略带偏见的认知，呈现真实、立体、充满人情味的医疗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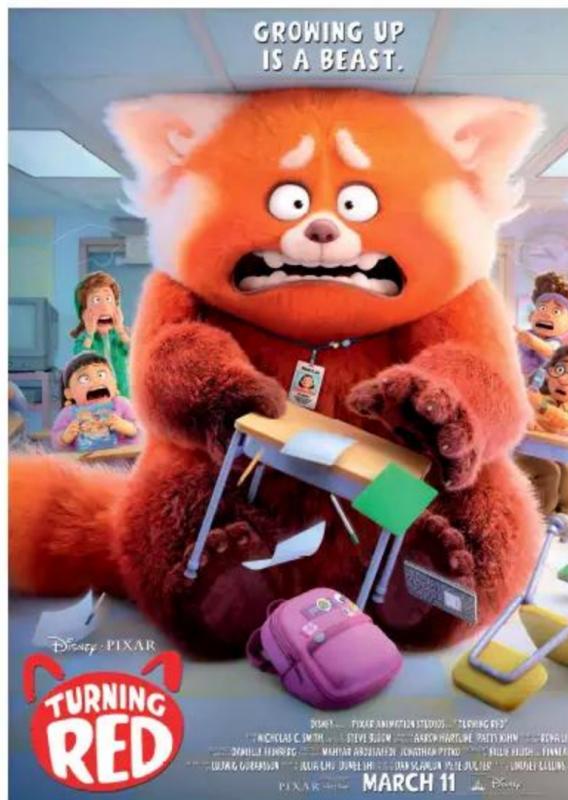
## 特别推荐：青春变形记

导演：石之予

编剧：石之予 茱莉亚·赵 莎拉·施特莱歇尔

类型：动画

本片是加拿大华裔女导演石之予的首部动画长片，讲述了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华裔女孩在做乖孩子与做自己之间不断挣扎、徘徊，最终找到自我的故事。影片中严厉且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引起了中国观众强烈的共鸣，主角美美一激动就变身为红色小熊猫的奇幻设定更是可爱而迷人。



## 慢慢思考：童一个世界

导演：劳拉·万德尔

编剧：劳拉·万德尔

主演：玛雅·范德贝克 君特·杜雷特

校园霸凌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它为什么产生，又该如何应对，困扰着无数深受其害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老师。本片通过一个7岁小女孩诺拉的视角，带领观众深入孩子们看上去无忧无虑，实则危机暗涌的世界。像所有成人一样，他们也害怕被孤立，为了合群不得不伪装自己，做出违心的举动。无疑，本片是一次极为出色的社会学调查，可谓入木三分。

## 音乐：自传

表演者：庞龙

庞龙用第13张专辑作为自己50岁生日的贺礼——回忆青春，怀念逝去的朋友，总结前半生……苦涩和甜美并存，欢畅与泪水齐飞。情怀依旧，梦想犹存，心还在，歌就在。10首歌曲总结起来就是4个字：当你老了。当你老了，想要深沉、深刻、动人心弦，于是便变得撕扯、拧巴、不甘。



撰文  
一阿  
阿

# 还未点燃的灯

文 | 叶倾城

“你的梦想是什么？”

她答不上来。她想当自由插画师，她渴望像三毛一样行走天下，但这样的人生现实吗？

她觉得自己胆小、不能吃苦、幼稚……长处呢？一个也想不出来。她没有哪科成绩特别优异；学钢琴，学到六级就放弃了；她学过跳舞，但不会劈叉，也不能下腰；书是看的，但世界名著她看不下去。

所有人都说，自信的人最美丽。她却经常想，我拿什么东西自信呢？一个一无所长的人，将如何走自己的人生路？

我给她讲了苏炳添的故事。

苏炳添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家境普通。他从小并不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上了家门口的小学、初中；他不高，到初三毕业的时候也才一米六；他成绩不好，未必能考上高中——按理说，这样的他说不定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那也没什么不好，小镇少年的梦想并不远大。

但意外发生了。

他上初二时，学习成绩不怎么样，但他的老师很有责任心，每天下午都让他留堂补课。玩心很盛的苏炳添偶然间听说学校的田径队每天下午都要训练，于是，为了逃避补课，他加入了田径队。

几个月后，15岁的苏炳添第一次参加正规比赛，在中山市中学生100米田径比赛中拿到第一名。这算天赋显露吗？很难说，至少在当时，没有人想到他日后会成为亚洲飞人。

苏炳添不跑步，永远不会发现自己有跑步的天赋。其他人也一样。

我有位朋友，非常能干、勤快。到我家做

客，从进门起，一路帮我清理鞋架、书架；到卫生间方便时，随手把镜子擦干净了。借由做家务，他培养起了条理性和对收纳的爱好，并且应用于工作中。他的工作电脑里面，文件体系清清楚楚，跟个电子图书馆似的。

我从小体育不好。为了能顺利通过考试，我决定在家里练习仰卧起坐，练了整整一个暑假。之后，在读书阶段的每一次体育考试中，我的仰卧起坐都是满分。

苏炳添、我的朋友和我，都是通过实践收获了成功、爱好、能力，或者至少是自信。

所以，我建议年轻人广泛地接触生活的各个方向。一方面，竭尽全力做到最好，试试生命的深度，探求自己智慧的上限；另一方面，兼收并蓄，试试生命的宽度，找寻自己能力的外延。也许路路不通，也许有一条是通的，那里藏着你的才华。

但我必须诚实地说，大部分才华不是找出来的，而是自己塑造出来的。人不是天生就自律，也不是生来就博览群书，唯有努力才能让才华闪光。

所以，跑吧，这世界这么多条跑道，总有一条是你的金牌之路。但你必须先踏上起跑线，同时竭尽全力地跑。

相信我，所有的缺点，都是还未点燃的灯。你是求火的灯，而努力是点灯的火。💎

【独门秘籍】期待你的来信：你正在为爱情烦恼？人际关系让你头痛不已？经常觉得没有朋友、无人理解？欢迎来信，我们将和你一起寻求答案。



来信请发邮件至：  
yczhengwen@qq.com